

太白山人榭葉集卷之二

上

太白山人李相雪木著

敘

遊鳳郡東湖序



當其未有天地之始吾不知山川于何寄也當其未有山川之始吾不知鳳城于何寄也當其未有鳳城之始吾不知東湖于何寄也然則天地山川之始寂然蕭然已耳無城也無湖也無城而忽有城無湖而忽有湖且以一郡之城一湖之水寄于天地寄于山川其猶曠野無花而忽有花空山無木而忽有木邪而我之來遊于湖也誰使然也

榭葉集

卷之二 敘

一

花在曠野木在空山湖在鳳城俱無情者也然曠野有花而蜂自遊之空山有木而鳥自遊之鳳城有湖而我自遊之是此花此木此湖本無情也而忽若有情非此花此木此湖之有情而實生于遊之者之有情之多情也蜂遊于花是有情蜂鳥遊于木是有情鳥而且栩栩翩翩焉而且嚶嚶啾啾焉斯又蜂鳥之多情也而我之遊于湖也筆焉墨焉詩焉賦焉月歌而風嘯焉則是我之有情我之多情不且與曠野之蜂空山之鳥不能忘情于一花一木者同一遊戲于天地間邪彼天地者豈得不一為拘攝而聽其恣情遊戲焉甚矣天地之無情也孰知天地者最寬之

母而我者最愛戲遊之小兒也父母之于小兒一飽之後
聽其遊于東隣西隣而未嘗區區拘攝也天地之于蜂鳥
成形之後聽其遊于平原曠野南山北山而未嘗區區
拘攝也然天地父母雖不爲之拘攝亦必爲之收拾日落
天暝無不歸家之小兒自落日暝無不歸宿之蜂鳥其歸
家也其歸宿也是卽所以收拾之也然而且有一大收拾
之權焉自有天地山川以來吾不知其幾何年矣自有鳳
城東湖以來吾不問其幾何年矣但覺古之人有先我而
遊者何其不少待我邪後之人有繼我而遊者何其不及
見我邪而一思之古人之不待我猶我之不待後人也後

柳葉集

卷之二 叙

二

人之不及見我猶我之不及見古人也古人何往是必天
地大父母于日落天暝之時一大收拾使歸于家而不聽
其長久遊戲于外也以天地父母之收拾古人可必將來
于日落天暝之時亦收拾我又必將來于日落天暝之時
亦收拾後人使之各各歸家而不聽其長久遊戲于外而
此城此湖固如故也而古人後人與我之各各歸家也其
亦蜂鳥之各有所歸宿邪其亦過去之蜂鳥不少待現在
之蜂鳥而現在之蜂鳥不少待未來之蜂鳥邪而此花此
木固如故也雖然吾又安知天地之不並此城此湖收拾
去也詩曰高岸爲谷高岸旣變爲谷吾安知此湖之不變

爲高岸邪則是異日之天地亦能收拾此湖歸去凡湖上之遊人遊人之筆墨詩賦月歌風肅同歸于盡不且與春老花落蜂蝶斷影山寒木脫禽鳥無聲者同一千古悲涼邪而我今日之遊于湖真大夢也旣爲大夢則凡湖上之蜂是謂夢蜂湖上之鳥是謂夢鳥湖上之筆墨詩賦歌月肅風是謂夢筆夢墨夢吟詩夢作賦夢歌于月下肅于風前也吾又安知湖上之蜂鳥非夢遊湖上乎夢遊湖上而夢中見湖夢中見湖上之我空自拈筆弄墨空自吟詩作賦空自肅歌風月是我夢蜂鳥蜂鳥亦夢我而我與此蜂此鳥同在夢中遊也然千萬年後之蜂鳥未必非今日夢

柳葉集

卷之二 叙

三

鳥之我而千萬年前之我未必非今日夢我之蜂鳥是我化蜂鳥蜂鳥亦化我而我與此蜂此鳥又在化中遊也遊于化中化卽是夢遊于夢中夢卽是化是古往今來世界皆幻夢也皆幻化也古人隨化而往後人隨化而來古人才方出夢後人又來入夢而我于中間以古人視我則我爲隨化入夢忽焉而來之人以後人視我則我爲隨化出夢忽焉而往之人以忽焉而來忽焉而往之人又忽焉而爲此遊則亦幻遊而已矣旣爲幻遊則凡遊時見蜂見鳥之眼卽爲幻眼聽風聽月之耳卽爲幻耳觀花觀墨之鼻談詩談賦之舌卽爲幻鼻幻舌眼耳鼻舌旣都是幻則我亦幻人而已矣以幻人而爲幻遊則亦無益之甚也

然而非無益也世界萬丈淤泥也湖水空中湛露也湖蓮
不染道心也作吉夢者覺而快樂作凶夢者覺而疑懼吾
欲挹彼空中露洗我蓮花心不使染於淤泥以待天地大
父母收拾歸去則我之吉夢大覺長享快樂永絕疑懼如
是之遊獲大利益

贈商山一叟養老叙

商之州學食餼三十人叟家羣從兄弟食餼十五人增廣
附學三十餘人題名雁塔者六人宴杏園者一人可謂盛
矣叟以墩奇不與公車而僅以明經起家五任廣文不具
論論其任潼關衛學者闕在秦晉周三國之衝明末盜賊

耕業集

卷之二叙

四

仰關而攻之官兵據關而守之盈城之殺凡兩見矣學宮
荒涼博士俸無升斗之粟甲寅兵興官軍頓城中西征將
士往來絡繹卽一畦首藉入於戰馬之腹而廣文盥中曾
不得一枝一葉焉此杜少陵所謂寒無氈官獨冷飯不足
者也叟之窮可謂至矣有楚客黃老人者年八十去家三
千里久客秦關叟聞而謁之事以師禮生徒有餽叟者叟
以所餽養老人束萊升粟老人未食叟不食卮酒椀茗老
人未啜叟不啜霜日雪月老人未衣叟不衣葢八年如一
日也昔者信陵君爲侯生引車卒獲刎頸之報侯生戰國
裨闔之流其所知交如朱亥輩乃市井鼓刀之人尙報信

陵老人荆南舊家不樂仕進在易之乾爻則潛龍勿用者
也在詩之國風則泌水樂饑者也他日報叟當不讓信陵
客矣自王侯不揖客而後平原孟嘗春申信陵四公子始
以好客聞於天下食客嘗三千人而鷄鳴狗盜跛矮椎埋
之屬亦與其選衣食劍履半出公家之祿半出私門之貨
觀馮驩討債于薛可知矣由此觀之四公子各養三千人
易而叟在今日養一人難也何也窮之至也唐之鄭虔駙
馬潛曜之叔而協律郎瓘之祖也明皇愛其才置廣文館
以虔爲博士貧約自守杜少陵贈以詩曰才名三十年坐
客寒無氈其七言詩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
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叟爲廣文旣不受
知於當事而又無駙馬侄協律孫以左右之叟之貧約十
倍鄭虔虔不以好客聞而叟之養老人不惟勝虔且勝四
公子矣何也四公子養三千人易而叟養一人難也俸無
公家之粟也貨無私門之債也而能養老宜其家之服儒
服者濟濟也老人名節字浮菴楚之黃州人叟姓牛氏名
維晃字德徵商山一叟其別號也

爲梅侯種椰叙

天下有佳木焉蓂於太極芽於陰陽湛以甘露涵以天和
者木之元氣也仁以爲根義以爲幹禮以爲節信以爲心

者木之天性也積寸而尺積尺而尋積尋不已至於千雲
者木之長養也老者蔭其養少者蔭其致男得蔭而耕女
得蔭而織木之廣庇也雷出穴而四海震風生竅而萬物
動木之號令也日月升而天下明卿雲凝而川岳媚木之
光華也鳳凰巢其上麒麟遊其下木之禎祥也蟻蟲不能
齧嚴霜不能落堊火不能燒秋風不能撼木之堅剛也工
倕不施刃而明堂以爲棟虞姁不運斤而宗廟以爲梁輪
班不執削而社稷倚以安木之本領也凡東海之扶桑江
南之嘉林西方之若木龍門之孤桐皆輔弼之材也南華
之大椿金仙之菩提皆方外之交也至如桓溫瑯琊之柳

王莽墳中之梓對之皆立菑矣是木也亦有隱見焉爲九
棘爲三槐得時而駕之義也爲五柳爲七松蓬蘽而修之
道也是木也亦有春秋焉五百年爲春五百年爲秋堯舜
湯武逢春之盛而有其土故卽其土而種之伊尹周召逢
春之盛而有其主故佐其主而種之仲尼子輿逢秋之衰
旣無其土又無其主不得不借萬世之土而種之是木也
又能隨時變化而易其名召奭種於南國化而爲棠仲尼
種於東魯化而爲杏潘岳種於河陽化爲桃李沈瑀種於
建德化爲栗桑然而李也棠也則又分蔭於召棠而發厥
於魯杏者也然則先生之種柳於郟邑也其慕南國之棠

東魯之杏而寄意於柳也乎其聞河陽建德之風隨時變化而易之以柳也乎柳之成也老者於斯蔭其養少者於斯蔭其教男得蔭而安於耕女得蔭而安於織士得蔭而安於學商得蔭而安於市其始也種於一邑其終也徧於天下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將目之曰此非叔夜之柳淵明之柳而梅侯之柳也

華嶽集叙

謂山水非詩耶古人賦何以登高作詩何以臨流咏也謂山水盡詩耶又何爲言志道性情也蓋性情不可見而託詩以見詩不能直言而託山水以爲言此其事極博而道

桐葉集

卷之二 叙

七

至微也學憲泚水生洲許先生則得其道之至微者矣所著華嶽集道性情之書也然不直言性情而託之乎山水生平足跡所至見名山大川而詩之見寸山尺水亦不遺焉人知一家之書數萬言也而不知祇山水二物人知咏山咏水數千篇也而不知祇道性情人知性情好惡美刺多端也而不知一本於道是道也至精至微而古今之人品類別焉蓋廟廊之與山林地異而興殊也先生身在廟廊情耽山水蓋于道之至精至微者有得也故足跡所至見山非山山郎詩見水非水水郎詩人見先生之詩非直見詩實見山水非見山水實見性情或曰如子所言山也

非山水也非水詩也非詩請聞其說相應之曰如何可說
將說其耳觀山色目聽水聲聞見俱融不滯形跡却明明
是山是水將說其見山吟山見水吟水詩成千卷却空無
一字將說其終日登山而忘乎山終日臨水而忘乎水終
日吟詩而忘乎詩却莖須誰斷心血誰乾何曾忘得先生
聞而笑曰我都不知也然子雖不說詩而詩說盡於此

青門朱山人詩集叙

天地爲逆旅光陰爲過客而我以一身寄于其間朝槿而
蟬蛸而亦易了也雖然因我有身斯有眼有耳有口有心
心生思口生言耳生聞眼生見因根生塵不易了也眼自

榭葉集

卷之二叙

八

無塵見塵障眼耳自無塵聞塵障耳口自無塵言塵障口
心自無塵思塵障心古人知塵之爲我障也則尋一了塵
之法法在塵外亦在塵中若以塵外之見了塵中眼塵外
之聞了塵中耳塵外之言了塵中口塵外之思了塵中心
則莫如詩我嘗眼見君子之行則歡喜心不了也必口之
爲詩以了我歡喜君子之心我嘗耳聞小人之行則怒罵
心不了也必口之爲詩以了我怒罵小人之行則怒罵
槿蟬蛸之身而寄于逆旅過客之間又有幾番歡喜幾番
怒罵則我聞見愈多塵障愈深而惟詩可以了之故詩爲
了塵法也此其道青門朱山人得之矣山人生於青門長

于青門種瓜于青門行年六十有四惟瓜是務瓜田之外
眼無所見耳無所聞口無所言心無所思無思而偶有思
詩了塵思無言而偶有言詩了塵言無見無聞而偶有所
見偶有所聞詩了塵眼詩了塵耳此一了俱了者也己未
三月余過青門謁山人於瓜田山人出詩若干卷請余爲
敘余曰山人之詩了山人者也若叙則又不了矣山人笑
曰子不叙非了我又了子矣各飲一斗別去

遵研齋遊記敘

天地山川何以至今不老耶以忠孝節烈之人存之也忠
孝節烈何以至今不死耶以文人才子之筆生之也長安

榭葉集

卷之二叙

九

自漢唐來瑰意奇行之人不可勝數使無文人才子之筆
以發明之將古之所謂瑰意奇行者沒於天地亦猶草木
蟲魚之腐於山川矣青門韓子又韓深爲此懼己未三月
偕子遊長安城南過古名賢邑里祠墓慷慨流連爲子指
示曰某某者補天浴日焉某某者傭書躬耕焉某某者瓢
笠雲水焉某某者茹齧冰雪焉某某者何代之弋林釣渚
何時之謔樓舞榭焉長言之不足謔哭之謔哭之不足又
吟咏之要以今日之筆墨詩賦生千古之忠孝節烈因以
存千古之天地山川也嗟乎慨前賢于旣往歷終古之茫
茫而文人才子生於其間使其蕩精神于風花付倫紀於

蔓草則是忠孝節烈之人天地山川生之而文人才子死
之也今幸矣青門有韓子矣韓子有筆墨制賦矣凡瑰意
奇行之人已往者至今不死將來者感而復興矣此天地
所以不老乎

一笑集敘

一笑云者一見必笑也蕭同叔子笑列卿笑其秃也耻也
平原君美人笑客笑其跛也若不秃不耻不跛又何笑耶
余不能文而謬爲文不敢使人見一見必笑如紫雲不可
以聞紅粉而藍面不可以對佳人雖然干將非銍而農人
得之刈禾拳毛不駑而麪家以之輓磨人雖目昏未有不
知牛之毛人雖至愚未有不辨鴉之羽海大鳥止魯東門
則以爲神而祀之麟遊魯郊則以爲天而傷之牛鴉常見
而麟大鳥不多覩也然麟不以人不識而牛其毛大鳥不
以人不知而鴉其羽吾之文不以人不識而不編諸集其
集也則秃者耻者跛者也又何恤蕭同叔子美人一笑哉

遊宛在亭敘

癸酉八日北郭老人文靜張子邀遊宛在亭亭在洋州北
郊竹柳園中余登其亭怡然曰大矣哉張子曰吾園不滿
二畝水一泓石一卷竹柳桃杏數十株耳何爲大余曰小
大無定位顧見趣何如其簡文遊華林曰會心處不在遠

人能會心遠近大小皆可寄吾遊也故黃帝華胥則以夢
爲遊也少文山山水則以嘯爲遊也王績醉鄉陸羽茶經則
以酒爲遊茗爲遊也陳季卿登寰瀛則以葉爲遊也徐奮
鵬擴性地則以天爲遊也故古之善遊者卽近見遠卽小
見大見小則無往不小太華亦卷石也渤海亦涓滴也見
大則無往不大雖一泓碧水而有四瀆七澤之雄一峯小
山而有三島五嶽之奇張子曰子所言惟有道遠觀者能
之吾何人哉余曰人無聖凡顧自致何如耳生人之初東
海西海南海北海均人也無聖名無賢稱渾渾而噩噩而
無惡無善故聖賢無名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亦

糶葉集

卷之二 敘

十

人也人可則天天非大而人非小也人非小則人皆可具
達觀矣達觀古今可以修晷刻而促萬紀達觀大小可以
巨芥子而眇崑崙故曰歛之不盈一掬放之可彌六合茲
園亦若是矣張子曰古之大園如梁園辟疆平泉獨樂或
數十里數百里視吾園猶大鵬之于蟻螻余曰否陶淵明
曰審容膝之易安苟能容膝卽可安也况茲園日月星辰
臨其上風雷雨露生其中名都大邑在其旁高山長江環
其外彼之園亦若是焉已矣西方給孤黃金布滿八十頃
荒唐汗漫反不若容膝易安者約而易爲也故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吾自束髮力築一園不忤不版不楡不卷

不終日而成園在混沌方寸之丘玲瓏七竅之壑以天爲屋以地爲基以四海爲池塘以五嶽爲牆壁以日月爲燈燭以飛潛動植爲園中鳥獸草木以東西南北父老子弟爲園中往來遊客二亥不能步其延袤偃輪不能造其物象視辟疆給孤則芥子也彼園爲芥子則子園可作崑崙觀矣故曰小大無定位張子嗚然曰自吾有茲園吾小吾園客亦從而小之未有大吾園者也子以爲大大以天乎曰然地有窮而天無盡也

勤學通錄敘

窮天下百萬世第一等事豈非學耶貴爲天子此學賤爲

柳葉集

卷之二敘

三

匹夫此學智如聖賢此學愚如凡民亦此學凡民能學雖不至天子之貴而可以及聖賢之品故天下萬世惟學爲第一等事也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學也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凡出處隱見吉凶動靜皆學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故入須學也學須勤也不學非人不勤非學故捃摭古今勤學之人輯爲一書以勸天下人人皆學人人皆勤學以求入于聖賢之域云爾

哭子類編敘

哭子者何有邵張淡菴哭其子伯欽也哭伯欽何孝而好學蚤天淡菴哭之慟如顧况哭子泣血知其無可柰何付

一哭耳吾黨亦哭之哀輓祭諫彙爲一卷額曰哭子類編
傳哭也傳哭者何傳其子之可哭耳

爲蕭長青號柳菴敘

菴何以柳名也蕭子蓋寄意於柳也其寄意于柳何也昔
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蕭子之寄意于柳
也乃蕭子之寄意于陶也鄭少師種七松于里第自號七
松處士嘗曰使異代可對五柳先生蓋鄭之寄意于松也
鄭寄意于松卽寄意于柳以寄其寄意于陶之意也然則
蕭子之寄意于柳也卽謂之寄意于松可也蕭子之寄意
于陶也卽謂之寄意于鄭可也何也寄柳亦寄寄松亦寄

榭莢集

卷之二敘

三

寄陶亦寄寄鄭亦寄均之以物寄人也均之以人寄我也
然則蕭子之寄意于柳也謂之以柳寄蕭可也謂之以陶
寄蕭可也謂之以蕭寄蕭可也知蕭子者遂以柳菴號也

麟山十二詩敘

夏五郭公闕文也而麟經因之學邯鄲步者匍匐不悔麟
山詩題初自前人麟大夫賦詩十二章屬子和予勉續貂
額舊題未穩不敢竄易匪竊比夏五郭公亦學步邯鄲云

爾

永思錄敘

爲桓公者碻也而厚黨吁碻無子也爲劉氏者向也而歆

附莽向無子也談之子遷也洵之子軾也成談史者遷也
談有子也傳洵文者軾也洵有子也說者謂鳳也有毛毛
亦鳳也麟也有角角亦麟也吾鄉雲門蕭先生泛槎壅海
父也孝廉君震生鼓柁文江子也子將葬父手撰行狀竝
擬志誄表墓諸作蓋先生實錄也哭父招魂諸什蓋家廟
樂章也額曰永思錄言孝思也孝思永文思苦也文思苦
孝思永也遷思談也軾思洵也厚也歆也獨非人之子也
耶何弗思也忠孝大于文史碣也忠向也忠碣有厚而無
子向有歆而無子父子不相似也談也史而洵也文談之
子遷也洵之子軾也似也先生子震生文如先生而持論
過之吾不慕震生能傳先生文而慕其能為先生子也鳳
之毛也麟之角也吾不慕震生能為先生子而慕先生之
為震生父也毛生于鳳而角生于麟也

愍休和尚語錄敘

白雲端禪師蠅子透牕偈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出幾
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太陽立禪師典
客偈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又向枯椿舊處尋此足證西來大義不立文字後世學
者從語言文字求無生消息皆緋光瞞眼枯椿尋兔者也
既無文字然宗門代有語錄則又何也蓋不見洞口桃花

難逢源上秦人不升空巾橋杖難見廣寒嫦娥不持牧婦
書信難入洞庭龍宮不因引路火光難得阿婆爲衣初學
之士屏棄文字因斷緣絕四顧傍徨何路可適耶若止難
逢難見難入難得其害猶淺若不一錯未免黑風吹舡
飄隨鬼國子讀書太白山中見長安寡婦劉氏子採藥深
山雷雨暴發迷路錯走遂至亾身滑陽進香少婦踏翻危
石遂至墮胎隕軀岐山李叟妻悞走樵蹊失路不返此三
人者只緣一步錯走一脚錯踏遂至母子夫妻大相失散
烏乎危哉生物有萬歷恒沙劫始得爲人爲人最親無過
母子夫妻然跬步小錯遂至子棄其母妻拋其夫母隨其

梅葉集

卷之二 敘

七

子骨肉離析如風火散故曰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
百年身誠可憫也誠可懼也此憇休禪師所以憂後世子
孫失脚迷路不能頓悟西來大義而權以語言說無字法
也

送憇休和尚敘

語云英雄回首卽神仙天生英雄豈輕回首回首云者此
必英雄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故世有軒轅而風后力牧得以展其才世
有文王而兎耳鷹揚得以宣其用雲龍風虎會合一時蓋
千百年而一見者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三川竭而伯

陽去杜鵑鳴而堯夫隱此又英雄回首之驗歟又有生逢
帝王若有爲而終必去者蓋以器與時違道與世異不
得不去陶淵明曰巢父諫由皇者之佐也而生于帝代伯
夷叔齊帝者之師也而產于王時猶且飲牛潁水乳鹿西
山况後世乎子陵遇光武而釣老富春徐鮐避太祖而肥
遯終身良有以也至如幼安膝穿木樹元亮情寄麴蘖胸
中片氣磊落口不能自言手不能自寫一段傷心可泣鬼
神一聲長嘆可聞千載此蓋中有所爲不得已而回首作
隱淪者也然單豹巖居谷飲而虎食其外牛缺捐棄車馬
而盜殺其身此又隱士不可爲矣于是後世懷抱英雄器

柳葉集

卷之二 敬

六

略者托而逃禪或宰官而披緇學佛或將軍而沿門持鉢
此蓋不得已而回首作諸佛眷屬者也以予所見憇休上
人者殆所謂英雄回首托而逃禪者乎師生長蠶叢叅禪
益采飛錫五陵歲戊午予訪師于燉煌禪院雙目炯炯聲
如洪鐘與之談儒學則源溯象山派分東越談經濟則石
補青天淵浴白日談文章則水傾三峽星煥一天談禪則
舌分廣長之辯口吐青蓮之香予不覺爽然曰自栖遯山
林四十年來所接方外瓢笠高朋未有英雄若此者也以
如此之才而身著壞衣手握錫杖上則帝古皇之臣王如
來之佐下亦不失蒲團管樂衲衣良平而乃以空門老也

此可以觀世變矣昔人謂泉石膏肓此譏無益世道者師
自學成德立以來身兼禪律講三種之教口說過現未三
世之法苦海無邊慈航度登彼岸火宅廣大法雨溼爲冷
灰無論良馬見鞭影而千里卽蹄齧小駟莫不受銜勒範
其馳驅昔郭有道人倫東國陶通明山中宰相師之道可
謂空門宰相物外人倫者矣昔之悲隱者曰掩芳風于萬
壑夫亦風不芳耳果爾萬壑能掩乎師之風不可掩矣請
以一言送師曰劍在豐城生寶氣龍在深淵出玉光勸師
袖盡青雲片莫放虛空蔚豹章

愍休禪師敲空遺響敘

榭葉集

卷之二 敘

七

歲屠維大荒落冬十月大興善寺愍休禪師過太白山房
持所著敲空遺響文集若干卷俾予敘之予曰空可敲乎
師曰不可視之瀕瀕洞洞聽之窅窅冥冥棒不能打刀不
能割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我欲敲空却于何處着敲故空
不可敲也然則空卒不可敲乎曰可敲鐘也敲也筑也木
魚也皆空物也敲之斯響其未敲也窅窅冥冥泐寥無聞
确然一敲小敲小應大敲大應聲滿天地響振山谷通幽
明和神聽郊天而祭地祗祖而禪宗鳳凰儀而麒麟遊皆
空中之響所致也故空可敲也子聞師言憬然曰空之時
義大矣哉三教聖人皆以空爲欄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

如也空無知也老子曰空無所空空無物也佛曰萬法歸空空無法也無法而與諸大菩薩阿羅漢一切比丘比丘尼千二百人或說四十二章或說圓覺或說妙法蓮花所說皆法也有說卽不空也然因問有說說已卽空亦猶有敲卽響響絕卽空孔子講六經說魯論老子說道德皆因敲有響響絕卽空執以爲空空能生響空不空也以爲不空敲罷響絕不空空也空空不空不空空是一是二孰辯之耶師豎拂子笑曰究竟是空又笑曰究竟非空天空空耳倏然而雷霆震山空空耳倏然而萬木鳴木之鳴孰敲之風颼敲之也雷之震孰敲之陰陽敲之也倏然而雷止風

樹葉集

卷之二敘

六

歇天復空空山復空空過去空空現在空空未來空空故曰究竟是空然谷神不死萬響攸生故曰究竟非空子曰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有壞無形之物無壞陰陽風颼無形者也無形卽空陰陽敲雷霆風颼敲木殼是以空敲空空生響空無盡響亦無盡空無壞響亦無壞故歷恒河沙劫以來打空無棒割空無刀燒空無火溺空無水故三教聖人欄柄在空或曰無知空空或曰空無所空或曰萬法歸空空之時義大矣哉師笑而不答予送師師空去予空歸

奇樹齋詩集敘

陶無意爲詩而詩獨至余謂陶詩非至也有陶之節而詩

斯至也不然精如摩詰少氣骨矣余友永叔袁子願學陶先生者也好讀書陶之學清羸陶之體真率陶之品高尚陶之節而詩詞則陶之文也先正有言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陶之歸去蓋爲腰難折耳永叔寓臥紫荊山數十年養陶腰也後世有操汝南評者不以詩畫陶先生而永叔豈盡於詩耶

粵遊艸後敘

庚戌春友人終南杜子聞東南山水之勝將蒞游吳越听謁郢中望高唐雲氣登君山醉堯酒率南水滸至于柳潯拾柳柳州遺跡而歸也白山李柏往送之爲唱陽關一曲

櫛葉集

卷之二 敘

五

杜子曰嗟萬里北客奚堪此煙波江上日暮時乎余曰不昔友白先生泛舟文江誕登于岸吾子以不羈之才生長文獻之家蓋不啻孟堅之有叔皮也誠能縱一葉以自如凌萬頃之茫然收天地灑灑之氣藏之胸中吐爲奇書斯亦天下之至樂也况吳楚東南坵乾坤日夜浮又爲君家少陵歌咏者乎杜子馬首遂東自是目斷天涯徒深春山暮雲之恨今年辛亥五月杜子使使召余曰來客歸矣隨至曲深精舍出粵遊艸示余受之卒業見其洵湧澎湃涵太虛而撼岳陽者曾是瀟湘雲夢之曲也見其嵯峨杈枒曳虹霓而挂南斗者曾是衡陽蒼梧之吟也至于過長沙

哭屈子感深怨極悠悠沅湘流不盡也渡醴城弔伏波慷慨悲歌蕭蕭秋風吹不去也他如草木雲鳥之什投蒲湘篔簹行瑤林觸目皆玉其大者如屈子之忠伏波之勳湘湘衡桂之勝皆天下奇也古今遊人凡幾未必好古如吾子耳今也舉湧千江之浪筆流五嶽之雲淚灑孤臣之血可謂少陵有孫友白有子而江玉煙波真不足使客愁已

午夜鐘敘

石令人古茶令人淡梅令人貞蓮令人清此無聲動物者也聞驢鳴悟道聽擊竹叅禪聆杜鵑啼識治亂此有聲而無情者之動物也飛土逐空歌之而孝思生麥蘗稷穗吟

榭葉集

卷之二敘

字

之而忠懷奮黃鵠紫燕咏之而節烈振此有聲有情者之動物也古人知聲之易動物也於是有陽春白雪絲竹歌琴刺商引羽雜短怨誹之聲其言近其旨遠要以補百家之所不足而助六經之所不及蓋以聲爲教也汪直作威福公卿大臣相爲結舌一酒掃微賤之阿丑口吐謔詞身作酒態足以回萬乘而有餘然則劇談諷刺之關于聲教也大矣鄒陽孟太和少年講劍術長而隱奕酒目擊時事感慨牢騷然而咲之不可罵之不敢哭之或無淚怨之或無詞煩勞管城託于傳奇哭咲怒罵委之古人是欲以聲教天下後世也然八音之數金爲首金聲之洪鐘爲大書

成而自題其額曰午夜鐘蓋以大聲自鳴也唐人之詩曰
夜半鐘聲到客船吾不知船何泊客何人鐘聲誰敲夜半
誰聞知其說者可以讀午夜鐘矣蓋古往今來夜半時也
都邑聚落江上船也王侯廝役客中人也前言往行寺鐘
聲也鐘聲到船則客惺矣夜半客惺鳥啼霜落寒山寂寂
似此景色誰復能寐則長夜漫漫可以待旦矣要非午夜
鐘不足驚客寢也

漢江櫂歌叙

以六十二歲之老農南客漢上食漢江魚飲漢江水泛舟
鼓櫂而為櫂歌歌曰漢有老叟釣於江口漢水滔滔在前
在後朝獨歌來暮獨歌去朝朝暮暮蘆花深處其釣維何
漢江之鮑其詩維何漢江櫂歌

壽廣文牛先生德徵敘

古稱商山多隱君子而德徵先生則世居商山者也其太
翁文華先生雅志高尚却掃一切獨與東陽禪師數相
還互叅所學猶淵明之與遠公也一日告師以拔刺意
曰汝與峩眉有緣何得在此公亦未信後以明經謁選補
雙洩令予告遊峩眉三月日與空山老禪究竟三昧如東
陽言生五才子德徵先生實五常白眉少有俊才下帷絕
跡可謂三食神仙字矣奈棘闈路滑七入而七躓劉蕡下

櫂葉集

卷之二敘

三

第士論惜之後起家太學考授廣文初任河州次麟遊次
郿次鳳翔潼關所至風勵多士以力行爲考課以實踐爲
誦讀樂育之效徵於人文走馬听鶯相繼蔚起而且才饒
辭賦興逸登涉如河之積石曳湖麟之仁壽醴泉郿之渭
水太白鳳潼之旱麓卷阿太華黃河皆天下奇也足跡所
至徧投奚囊嘗曰家在商山深處兩世薄宦率近名勝之
區不可謂不遇矣而且雅好名賢於麟得陽初劉子於鳳
得永淑袁子此皆讀書樂道養晦林泉有商山東黃太素
之風焉先生一見結爲金蘭茶鐺詩瓢樂與晨夕蓋不啻
九老之會香山而耆英之在洛社矣昔范宣子侈世祿以
櫛葉集

卷之二 敘

三

爲不朽而穆叔則以爲立德立功立言乃不朽耳若先生
者造士弘多是謂立德著述富美是謂立言德言立而功
亦在中穆叔三不朽先生萃之矣春王正月五日先生皇
覽之辰欲誦詩爲壽詩不成聲姑取先生之所爲不朽者
以壽先生云

壽蓋鐸劉先生敘

有虞氏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有保氏師氏漢宋有祭酒
司業近世設國子祭酒教胄子於內府蓋古師氏教於虎
闈遺意太學六堂俊秀 先王廣教胄之義而取天下郡
國者也六堂俊秀受業祭酒歲月旣深學優而德成者選

爲師儒分教天下郡國鄉邦俊秀賢闕國脉胥此焉係故
先王重之每幸學親發策題御案講書每遇大禮祭酒
率諸生朝賀雖民間子弟得蒙天子之燕饗其鄉國民
間俊秀貢入太學所用米肉椒油腐粉醬菜果餌之類衣
服衾稠水陸道路之費悉關支戶部其升堂會講會饌三
次不精則處膳夫以極刑其所讀五經子史百家之書悉
頷自御府其將出學先王命丞相往國子學考校命
御史臺精選命翰林院考選命吏部嚴加考試中者方送
陞考取中選用方任天下郡邑師儒之仕其設南廳北廳
也亦取西周豐廳鎬廳遺意今之二曲昔之周南畿內地

榭業集

卷之二 敘

三

去豐鎬辟廳數舍耳官師政教不無今昔之異某翁劉老
先生實從六堂俊秀陞試選中分教天下郡國鄉邦式
鐸二曲嘗曰道不可師而有其名教不修舉而居其職我
其瘝曠也哉於是身先諸生每講背課藝堂上習射澤宮
考鐘伐鼓揖讓登降俱從太學成規使多士肄習之日就
月將鏗礪成器有不知時雨之化矣某月某日先生初度
邑多士欲賦詩介眉壽予聞而告之曰祝詞無庸新聲也
邑之外巖巖高者終南山也古人有以南山致祝者其詩
曰如南山之壽予亦曰如南山之壽蓋以山爲壽卽以詩
爲詩而已

贈馮大將軍敘

孫子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也。岳武穆曰：仁信知勇嚴五字缺一不可爲將。雖然，仁信要焉。將有仁信而復濟之以知勇嚴，謂之賢將。將有知勇嚴而不本於仁信，謂之李將。才將易求，賢將難得。漢唐而後，三秦名將非一人矣。求其成大功立大名，謳誦徧於當時，姓字香於後世，則惟漢之班定遠、唐之郭汾陽、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爲最著者。仁信之道盡而濟之以知勇嚴也。今馮大將軍其慕古賢將之風而興起者乎？大將軍前功不具，論姑論其駐節寶鷄者。國家以秦州平涼之役旣畢，念寶鷄爲三秦重地，南對雲

榭葉集

卷之二敘

五

棧西接秦隴，北延扶岐，東連斜峪，黑水諸峪，嶠中敵人盤踞，視雲棧爲進退雲棧震撼，則三秦爲之搖動。於是特簡大將軍帥師鎮之。凡秦隴以東黑水以西綠旗諸將咸受節制。大將軍旣至寶鷄，爰下令於軍曰：民以養兵，兵以衛民，衛民而反害民，非兵也。自今以往，敢有奪民資物蹂民田苗者，按軍法。又下令於民曰：我來雖治兵，實撫百姓也。爾百姓之飢寒我飢寒之也，爾百姓之疾苦我疾苦之也。自今以往，凡有利害，悉陳毋隱。我盡一分之心，爾百姓卽受一分之福矣。於是寶鷄百姓曰：陳情於大將軍一如家人子弟，日陳情於父兄之前，而大將軍之待百姓一如待

其家人子弟也是以寶鷄雖當南北用武之地而三五年
來士安於學農安於塋工安於肆商旅安於市者要皆大
將軍仁信撫字之恩有以及之也而且以撫寶鷄者西暨
秦隴北訖鳳岐東漸整郢時下嚴令節制諸將不敢縱兵
虐民卽或大將軍射獵山澤或以休浴入會省百姓望見
旌旗以爲他將欲避去及聞是大將軍咸相慶曰我將軍
來何驚避爲爭持壺漿迎拜馬首大將軍以溫言勸冷安
業百姓稽首誣謬而去白山李柏潛身草茅萬事忘懷所
不忘者憂民之心耳每曳杖田間見道上人必殷勤致問
曰方今多壘之秋尚有士安於學者乎必曰寶鷄尙有農

柳葉集

卷之二 敘

五

聚於塋者乎必曰寶鷄尙有工安於肆商安於市者乎必
曰寶鷄問何以致此則曰馮大將軍推仁信之心以及之
也柏聞之加手於額曰秦中多名將率以知勇宣威邊疆
求其仁信撫民而嚴明馭兵者其惟漢定遠唐汾陽宋韓
范數人而已今馮大將軍躬行仁信其空谷足音絕無而
僅有者乎雖然昔人有言事者難成易毀名者難立易廢
伏願大將軍仁而益求其仁信而益求其信而又濟之以
知勇嚴則功名所就當與班郭韓范同不朽矣至於將畧
之妙籌畫之奇則有紀功之書在故不及

可以者何可以樂也何樂乎而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飢不可樂而云樂飢蓋中有所樂而見泌之洋洋雖飢亦
樂也古之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
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采薇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
者有一食長坐者有餐氈齧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
動於外抱節仗義不忘溝壑者之所樂也若等閒之人一
遇窮約咨嗟涕洟戚戚愁怨故曰人當六極之時不惟賓
朋疏絕亦且骨肉棄置不惟顏色慚沮亦且神情憔悴惟
天性超曠之士歷勞愁而著書遭厄抑而高歌蓋境愈逆
情愈曠時益艱操益固也故曰蔬水曲肱樂在其中箪食

榭葉集

卷之二

美

瓢飲不改其樂後世有一日三餐菜粥敬謝天賜清福是
亦能尋孔顏之樂者也子九歲孤母寡兄幼兵盜賦役
旁午蕭條四壁飢寒四十餘年至五十三賴岐侯紫庭茹
公有邵豪士卧雲焦子均有資給衣食粗足者八年耳庚
午荒旱避地岐陽日惟菜粥兩餐壬申三月避地漢中亦
日惟菜粥兩餐而已自信性能安貧且好讀書好與客談
山林好看翹好吟詩作文好蒲團靜坐好臨水把釣故終
日樂有餘而未嘗有戚戚不足之意所不足者好飲無酒
然漢南山水亦自醉人雖非泌之洋洋可以樂而忘飢然
漢山蒼蒼漢水湯湯亦可以醉而忘憂也

襄平張少文詩集序

三百篇率於性者也故見鳥吟鳥見獸吟獸見草木吟草木見忠臣孝子吟忠臣孝子見勞人思婦吟勞人思婦如造化生物無心而成悉出於天機自然因物之色而色之因物之聲而聲之因聲與色而韻之此三百篇所以爲天下萬世詩祖也至唐以詩取士而海內學士人人能詩至人人能詩而天下遂無詩何也斷須鑿肝雕之琢之斧之鑿之于祿也非爲詩也鑿混沌者七竅生而混沌虎有唐人于祿之詩而三百篇亡矣吾友少文張子心知其故不法三唐而法三百故生平足跡所至見物之色因以色其

榭葉集

卷之二叙

三

色見物之聲因以聲其聲因物之色與聲而韻之以爲詩故詩成千篇却無一字盜唐人口珠噫難矣人謂少文年正壯詩之多已如此若至終身千萬篇不足限也吾謂少文終身爲詩人實終身非詩人終身詩有千萬篇實終身詩無一字何也率性而成意不在詩也

鐵墨吟序

五金之屬惟鐵性最堅人之堅貞剛果者每取義於鐵故宋廣平爲鐵心宰相薛文清爲鐵漢侍郎馮子仁爲四鐵御史謂鐵口鐵膝鐵膽鐵骨也余友少文張子遼海人也今遼海世家子弟年束髮學足記姓名卽縮綬爲百里長

或食二千石祿肘印將三軍者比比也少文生長簪纓之家才高而學當年三十六矣猶栖遲不仕優游林泉豈其痼疾丘園者乎蓋中有所爲也戊寅夏與余邂逅祓禊五臺山中余問不仕之故少文笑而不答但撫心捫膝而已既而西遊湟中歷允吾酒泉金城玉塞南安武威出入長城黃河觀漢武斷匈奴右臂與夫趙充國班定遠屯田立功處并李將軍解鞍射射鵬之所慷慨激烈發爲詩歌如紫電青霜凜不可犯又如山寒水冷孤鴻高飛矰繳莫加蓋其氣剛毅故也余讀其詩始悟向之撫心捫膝蓋謂心如鐵而不可變膝如鐵而不可屈故棲遲林泉壯猶不仕

榭葉集

卷之二叙

三

也余爲進一說曰大丈夫貴乎知時時若可爲則爲渭水之玉璜傳巖之鹽梅慎無痼疾丘園時不可爲則存鐵心養鐵膝蓄鐵膽堅鐵骨以鐵漢老可也慎無捷徑於終南少文應之曰鹽梅玉璜則吾豈敢見在生涯無可藏身吾其藏身於鐵乎余驟然笑曰少文吾之鐵友也遂名其詩爲鐵墨吟云

題鄧尉看梅詩後

葩經多言草木非言草木也言心也心無字故託之草木也後世志士明明有其心明明可對日月可告鬼神而獨不可與人明言故託草木以爲言是以王子猷有愛竹之

說文曰：大爲天。此不知天者也。以其離人而說天也。說
夫不說人，則天不全。說人不說天，則人不生。蒼聖作字取
義至精至深。後人以粗淺釋之，不知聖人之心也。是謂迷
天而亡道。迷天則人不法天。亡道則人不入教。臣作亂而
子爲賊。三綱解而五倫斃。職此故耳。聖人憂天下後世，卽
二字亦寓明道立教之義。故作天字卽以人字結構。謂無
人則非天，無天則非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乾
道也。乾爲天，故乾卦三畫皆一。天字之上畫卽乾之一畫。

粹葉集

卷之二

一

也。天字之天畫卽乾之中畫也。天字中涵人字卽乾之下
一畫左右對待而分立者也。且河圖天一地二天字上橫
二畫地數也。一字而蘊三才之義者也。故曰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宗。易卦六爻初二曰地
三四曰人五六曰天。亦三才類聚之義也。推三才而廣其
名曰天皇地皇人皇。曰天統地統人統。曰天極地極人極。
人原不離乎天地也。故人字象形一頭兩脚有冠天履地
之義。故人身荷天之一則爲大人。大人頭上戴一則爲天
人。亦猶海不離水地不離土松不離木鳳不離鳥之類也。
故土人之土太一之太元炁之元與夫三四五六七八九

宣試名如泌學使者田以祿筆改爲密余曰非密也取唐
名臣李泌義耳學使者曰唐無李泌惟陳情表有李密汝
名如密則可若如泌則不通矣余不敢辨旣歸思之李密
陳情表曰臣少事僞朝官至郎署僞朝者何密蓋斥漢爲
僞朝也郎署者何密蓋仕漢爲尚書郎也漢亡密歸晉晉
滅漢則晉爲漢之仇讐不待賢智郎奚奴下賤是非燎然
密獨昧之且密本蜀人蜀漢爲密桑梓父母之邦昭烈父
子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大非曹操孫權僭竊可比密之仕
漢可謂得其主矣爲密計者方晉人隸崖破蜀之時當如

諸葛瞻劾蘇竹之戰不則如北地王盡廟中之哭不則如
姜伯約灑心痛之血家之孝子卽國之忠臣不亦俠烈大
丈夫哉乃計不出此袖手旁觀視國家興廢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而且行同雀鼠東家有粟則就之西家無粟則
去之罪可追乎或曰密之陳情乞終養耳書詞稍亢所請
不遂余曰不然孝者美德也成人之孝美名也密書若曰
臣在蜀漢官至郎署則晉人亦必聽之也且言者心聲也
書者寫心者也密獨何心忍於斥漢天理滅人心死此與
莽大夫美新之罪又加一等矣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若李密者固天下後世共稱爲孝子順孫者也密爲李

子忘君事仇是謂不忠彼既不忠安得謂孝不忠不孝春秋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余名如之言之不順稱之不美致遠則泥行近亦礙故易名曰柏字曰雪木所以如此者恐天下後世爲人臣者借蹊李密歸晉背漢而猶得以季子順孫聞也

松友名鶴說

有繁豪士焦卧雲自華嶽買鶴遣使遺太白山李子李子名之曰松友客曰古人呼鶴爲仙禽今日松友義何取柏曰畫家有松鶴圖詩人以松鶴屬比對曰鶴巢松樹徧曰松暝鶴飛回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曰鶴巢松樹烟

櫺葉集

卷之二

四

籠玉曰松寺曾同一鶴榭曰看院只留雙白鶴入門惟見一青松曰擬服松花無處學嵩陽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覺傾翻仙鶴巢此皆青白相兼飛楹對待友之義也故不以仙禽呼而以松友名焉客曰盤谷先生有竹鶴癖子之癖其在松鶴乎柏笑而應之曰不知其癖也但有鶴不可無松有松不可無鶴有松鶴不可無我有我不可無松鶴不知其癖也

來書乾卦亢龍之論以周公霍光爲證誠爲確見光不學
知進而不知退亢也故有悔周公善用龍德不至於亢故
無悔此不易之談然愚推廣言之龍隨時變化神物也易
道隨時變化者也聖人亦隨時變化者也故曰孔子聖之
時亢字亦隨時而用之者也要活看不可執一時當用亢
而不亢時不可亢而亢均致有悔何也孔子之微服過宋
程嬰之潛踪屠氏相如之引避廉頗梁公之屈身女主卒
之保身全道克濟大事乘風雲而上天此龍德之不當亢
而不亢者也終無悔禍正平媢罵孟德稽叔夜睥睨鍾會

樹葉集

卷之二

五

此龍德不當亢而亢者也有悔天下皆周而伯夷之西山
無周天下無宋而文信之樓頭有宋此龍德有似於亢者
也然綱常立名教正亢亦無悔莽大夫知易而美新元祭
酒講道而應聘此龍德有似不亢者也然辱身遺臭悔孰
大焉東漢之季玉綱解紐龍當潛而不當亢乃激濁揚清
橫議執政卒致黨禍蔓延西晉強敵側目朝政陵夷龍當
亢而不當潛乃高談清靜玉塵竹林卒致神州陸沉此不
當亢而亢當亢而不亢其悔一也故善用龍德者潛見躍
飛無所不可龍之時聖人之時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學者貴乎知時知時則知龍德矣則知易矣

李季曾有詩云葦屋果然如斗大詩風酒月度年華客來
區巷不知處五柳柴門第一家蓋余少慕淵明之爲人故
於齋前手種五柳而題之以詩焉又種苦竹百餘竿窮齋
小院竹柳交映森如也竹根置三蜂房而蜂之掇花者往
來於簷柳之罅蜘蛛網罅中日殺數十蜂李季嘗持竿承蛛
移他所明日蛛網罅中殺蜂如故也旣而思曰馭天下物
在乎斷能斷一物者必其能斷萬物也處天下事在乎權
能權小事者必其能權大事也叔敖殺兩頭之蛇斷也温
公擊沉嬰之甕權也以殺蛇之斷斷天下之萬物必有至

當之斷以擊甕之權權天下之大事必有至當之權簷前
蜘蛛雖非蛇之兩頭而蛛網殺蜂一似甕之沉嬰然存蛛
必無以處蜂愛蜂又何以處蛛在姑息者爲之則亦付之
無可如何而已矣何也彼固不能斷也彼固不知權也豈
知事雖介於兩難理必有其至當殺一蛛而生多蜂理之
至當者也問之叔敖必曰蛛可殺也問之温公必曰蛛可
殺也蓋叔敖能斷而温公知權故也或曰叔敖温公古之
有德人也皆曰殺蛛得無過於忍與曰生一蛛而殺多蜂
是小不忍以成其天忍也殺一蛛而生多蜂是小忍以成
其大不忍也叔敖殺移殺蛇之斷斷蜂蛛則蛛在可殺而蜂

在可生温公移擊甕之權權蜂蛛則蛛在可殺而蜂在可
生事雖介於兩難理則有其至當殺一物而生多物可謂
權之以至當之理矣李子曰馭天下物無二斷一物此斷
萬物亦此斷也處天下事無二權小事此權大事亦此權
也石顯漢之蜘蛛也元帝姑息不能斷則爲網於漢天下
矣秦檜宋之蜘蛛也高宗姑息不能斷則爲網於宋天下
矣與其留一人而網天下何如殺一人而生天下使元帝
有叔敖之斷則石顯爲兩頭之蛇何至網漢以肥身高宗
知温公之權則秦檜爲沉嬰之甕豈能網宋以飽腹漢帝
宋宗舉祖宗數百年之天下誤落於奸雄之網者豈有他

櫛葉集

卷之二

哉不能斷也不知權也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熒
熒不滅炎炎奈何李子於是乎慕叔敖之斷而悟温公之
權矣知殺蛛矣

忍齋說

容問於余曰蘓子瞻云讓人一歩行安樂法何謂乎曰是
忍字註疏也夫忍者修身之法凡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
王莫不由忍以生其大業故忍勝不忍不忍終制於忍勾
踐漢高能忍者也夫差項羽不能忍者也當其棲會稽宴
鴻門孰不曰吳強越弱楚強漢弱而漢則忍於謝罪越則
忍於稱臣嗣後陌吳差於餘杭沉楚項於烏江豈非忍能

勝不忍不忍終制於忍之徵與而儒者之修身亦莫不然
衛叔寶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其說
殆與子瞻合而凡人於人之所不及意之所訝便睡毗嗜
嗚叱咤咄嗟憤然快意而止或緣瑣事而致大故甚至決
裂不可收拾過此則悔心生焉蓋事後之思且無益也與
其無益而有事後之悔何如初發而有懲忿之力孔子曰
忿思難難生於忿君子所當思也雖然待其已發而後懲
之則爲力甚難君子於此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誠以察之
仁以存之萬物一體之道也物與我爲一體而我忿之是
以我忿我也弃我髮以快我手之忿齧我臂以快我齒之

科葉集

卷之二

八

忿鄉人自好者不爲何也一體故也孔子曰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昔者漢有忍人是謂子房
唐有忍人是謂行儉宋有忍人是謂聖功稱圭之四人者
豈非當世所謂賢豪者乎然而納履之呼則辱甚碎珊瑚
盤則忽甚參政之嘆則譏甚燒安撫鬚則不敬甚當此之
時卽加以睡毗嗜嗚叱咤咄嗟亦非過舉而或甘爲役使
或撫以煥言或不問姓字或作書如故是皆立功勲於當
時垂芳名於來葉豈非其量優者其享厚耶且中和之性
惟聖爲然下此者多流於偏能矯其偏則無偏矣故西門
偏於暴則佩韋以矯之安于偏於緩則佩弦以矯之亦猶

醫家藥病視衰旺爲權衡而攻其要緊者容曰善哉吾今而知忍之果可爲修身法也

說蜂

七月朔日容有出山鬻蜜蠟者余曰土窟與樹腹與石穴與曰石穴耳偶得之與曰是罌糧遠行而求之於深山窮谷者也有術與曰有大此物之無欲者不可得而致也龍虎人之所畏也龍有欲而劉累豢之虎有欲而梁鶩養之蜂有欲在草木之花吾見花偵蜂去也來也有方向跡之則見房矣曰可盡得與曰其可得者必可取者也藏窠於絕壁斷岸之間鳥不能飛猿不能陟莫之取矣其取之也

樹葉集

卷之一

九

不畏螫毒與曰莫暴於虎人入穴而探子莫變於龍人披鱗而取珠人有欲不畏龍虎龍虎有欲則爲人所豢養况微物哉李子聞之意惘然而若失色沮然而若喪旁有啗之者曰何爲其然也曰余蓋傷夸父逐日而渴死道傍刑天爭帝而失其口目其狗欲者乎射者見文章而制虎豹之命羅者見羽毛而隕翡翠之身其不善藏者乎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丁巳終南戎兵有戰馬一騎其色駟其齒馭其足勇其神
駿嘗馳驅沙場臨陣無敵一日困人不謹蹉跌坎塹跛一
足矣召馬警視之警曰馬勝宵絜脫矣非藥餌可療兵士
愴然以爲殺之則不忍養之則難用也有老農王氏揣知
兵意請曰馬命真可惜養之則阡陌一力耳不如賜之農
家兵士許之王氏出銀二兩買馬以歸養三月而馬愈但
兩牛行不能馬馳王氏遂配老牛一隻與馬並耕於野者
五年矣每見道傍行人昂首長嘶若有所訴者曹孟德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吾安知此馬雖服犁其志不嘗在千

榭葉集

卷之二

十

里邪烏乎吾聞良馬之生多在風雨晦明之際謂之龍種
一遇千金買駿之主命方臯薛公之徒求諸沙丘取諸大
宛以之駕路車鳴和鸞升崑崙遊黃澤直一舉足耳及其
入於國門齒馬有桀蹇芻有罪養以天閑一食石粟馬亦
矜寵顧盼驤首雲衢何其樂也今也沙丘大宛如故也何
無馬也卽有之矣而路遠金門服遠帝輦放浪蒼莽之野
遊息寂寞之濱偕三羸而爲友侶五駑而成群烏乎馬一
也昔何貴而今何賤豈馬之時命亦與世運爲汗隆邪吾
又聞騏驎之服鹽車也伯樂哭之於轅下拳毛騮之在朝
邑也太宗訪之於麪家馬之衰而憊也管夷吾用其智田

子方憐其老烏乎世無伯樂太宗夷吾子方其人總有賦
驥拳毛千里之足亦必長因鹽車終阨麴家誰用其智誰
憐其老及一朝僵卧董龜爲柳銅錘爲棺薦以薑桂堊以
人腹所必然矣白山李柏偶見戰馬服犁作戰馬說憐馬
也與

敬菴說

聖人之學敬而已矣堯舜敬而帝禹湯文武敬而王孔子
敬而聖顏魯思孟周程張朱敬而賢敬也者聖學之要領
也曰道德曰事業曰氣節文章至於敬者乃可爲萬世法外此
老莊之虛豈道德耶桓文之假豈事業耶荆聶之激豈氣

榭葉集

卷之二

七

節耶揚劉之夸豈文章耶無他不敬故也文王之爲伯周
公之爲相敬也王莽假周公而不知敬則篡西漢曹瞞假
文王而不知敬則篡東漢故敬則爲純臣爲良相不敬則
爲亂臣賊子敬也者聖學之要領也身何以修修之以敬
家何以齊齊之以敬國何以治治之以敬天下何以平平
之以敬故不平由於不治不治由於不齊不齊由於不修
不修由於不敬敬也者聖學之要領也存之於幽獨著之
於威儀達之於施爲不斷一刻不間一息知可能也愚亦
漸可能也徹上徹下之道也自古帝王聖賢之所由出道
德事業氣節文章之所由成純臣良相之所由貞未有不

至於敬者也故曰聖人之學敬而已矣然則後之學聖人者豈有他哉至敬而已矣

於陵仲子

余讀於陵子十二篇慨然嘆曰陳仲子聖之廉者也伯夷清之至柳下惠和之至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仲子之廉可謂至矣獨不可謂聖之廉也乎或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仲子廢人倫者也天下豈有倫外之聖哉曰此孟子之微詞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忘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自孟子有此說

櫛葉集

卷之二

七

而經生家始有矯廉之譏不知孟子當日蓋為後世學仲子而失之者立之戒也陳氏以陰謀奪姜是亡君臣上下之分也仲子生於數代之後難諫已往之失而支又近本兄為大夫仲子於此蓋有難為言者矣託隱於陵心本為親戚而跡似亡親戚心本存君臣而跡似亡君臣心本維上下而跡似亡上下譬之人家父兄攘羊為子弟者心知其非勢不能諫口不敢言又不屑襲其業而肖其行憤而逃去雖有避兒離母之嫌究其心則亦有可取者仲子之行蓋隱為後世為人臣而奪人國者立一戒也孟子之論蓋為後世學仲子而至有誣父攘羊者立一戒也然孟

子固已許之矣於儀衍則曰妾婦於仲子則曰巨臂其意
槩可識矣然則趙威后以仲子爲可殺則又何也曰以其
不臣天子也以其不友諸侯也故曰何爲至今不殺也干
古而下以威后之言爲是必以仲子之行爲非豈知仲子
未可非而威后未可是也仲子可殺則儀衍之不可殺明
矣儀衍在所不可殺是天下後世之凡爲妾婦者皆不可
殺也母怪庖魚相染嘗糞捧足拂須吠犬之妾婦接跡於
世也彼若曰吾不如是恐其行同仲子耳行同仲子則威
后之所謂可殺也獨不聞堯舜之世有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者乎許由善卷是也堯不以許由爲可殺舜不以善卷

樹業集

卷之二

三

爲可殺威后何獨以仲子爲可殺也以由卷比堯舜之大
聖則亦高蹈之士已耳比儀衍之妾婦則聖矣仲子者由
卷之徒也廉之至也杜甫之詩至矣謂之詩聖張旭之草
至矣謂之草聖雕蟲小技至則爲聖仲子者廉之至也伯
夷清之至則爲聖之清柳下惠和之至則爲聖之和陳仲
子廉之至獨非聖之廉也乎蓋清非聖而清之至則聖和
非聖而和之至則聖廉非聖而廉之至則聖亦猶詩非聖
而詩至則聖草非聖而草至則聖之義也故曰伯夷聖之
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陳仲子聖之廉者也

穿沙交愛山水老而圖禱山於壁間題曰卧遊不能遊山
而卧遊山真能愛山者也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籬下無山而興會所至如見南山真能愛山者也古
人山水情深足不遊山而卧遊山目不見山而意中見山
相傳以爲佳話况日日見山年年見山終身見山者耶吾
交長人孫子居渭上元象山麓柴扉南向每一啓戶一開
眼一舉步千峰入座萬木當牕漕河繞右聖水環左昔人
所謂怪來詩思清入骨門對寒流雪滿山將無同耶乙亥
二月余遊渭上訪孫子於南山之麓孫子請堂名余題之
曰見山蓋有山見山見山以眼無山見山見山以心古人
圖山水於壁間見南山於籬下皆以心見山者也况一啓
戶開眼舉步所見無非山者乎題曰見山孰云不宜雖然
山以眼見眼有盡而山亦有盡山以心見心無窮而山亦
無窮孫子見山請勿以眼見而以心見以心見山此所謂
仁者樂山也而智者之樂水亦在其中矣

虞仲翔知己說

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李子曰天下無
一人知己者愈可以不恨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曰知
我者其天乎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楊震曰天知地

知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夫人立身特惡德不足以合天地德合天地知已卽天地也故天下有萬世不知已之人必無一時不知已之天地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傷曰知己莫若父母人父天母地者也父母知我又何計入之知不知耶爲善而必求人知則其所以事父母者亦有間矣爲善而不求人知則其所以事父母者必無遺恨蓋善事父母卽爲孝子父母憐愛孝子故知孝子者無過父母父母而外卽無一人知己亦當順受其正豫悅安樂之不暇而暇恨乎仲翔求一人知己不恨卽有一人知己則一人之外可恨者抑又多矣何也以其有恨根在也

柳葉集

卷之二

五

王天運屠勃律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孔子繫易傳曰神武不殺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岳鄂王武穆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爲將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子孫貴顯蟬聯於朝仁也宋高宗怒虔城密旨令武穆屠之武穆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仁也漢武名將智勇絕倫當以李將軍廣爲第一爲隴西太守誘殺降羌五百以故終身不侯迷路自刎傷仁道也唐玄宗以五色寶玉之故遣王天運將四萬人並蕃兵討勃律勃律君長懼謝罪請降願貢寶玉天運不許屠其城虜三

千人取其寶玉珠璣勃律有術者言將軍不仁嗜殺鬼神
震怒天將大風雪矣兵至小海大風起雪片如翼風激小
海泛溢成水柱或立或欹王與四萬人一時凍死坐者立
者滿身厚着水介瑩徹可數其得活者僅蕃漢兩人迺歸
李子曰上帝好生惡殺聖人仁愛萬物曹岳兩將軍仁將
也不妄殺一人青史垂名無窮李將軍殺降五百不侯
自刎何物王天運不仁嗜殺屠勃律已降之城殺人無算
上帝震怒假威冰雪凍殺四萬人蓋亦天道好還哉玄宗
以珠玉方物委中原赤子於冰海魚腹之中亦可爲贖武
勳遺畧者之一戒也

樹葉集

卷之二

五

峯園說

園無峯也而以峯名袁子寄意於峯也東坡之堂無雪而
以雪名東坡寄意於雪也寄意於雪無之而非雪也寄意
於峯無之而非峯也昔人願遊盡天下好山水笠屐以爲
好山水何時遊盡但擴性地耳此至興會而言之也興會
既真金馬亦避世也朝市亦大隱也不然隨駕處士豈隱
者也馬首巢許豈高士也故有水雪之操者不必松島柏
谷也有幽人之性者不必鶴友猿朋也庖丁解牛所見無
非牛也方臯相馬所見無非馬也以是知袁子所見無非
峯東坡所見無非雪故雪可名堂而園可名峯也

趙氏爲樓於終南之陰名曰遜山遜山者何因傲山也傲山屏園先生之所建也茲曰遜山友之也非因也曰善友者以因寄友善因者以友寄因遜固傲之友也然必有傲山斯有遜山遜又乎傲而亦因乎傲者也歐陽六一之宇醉也名其亭曰醉翁夏公育才之宇邵也名其亭曰醒翁醒者醉之友也而林氏以爲醒翁之醒不害同於醉翁之醉然則遜山之遜又奚害同於傲山之傲耶故曰因傲山也要之名勝所在寄托非一醉者見之謂之醉醒者見之謂之醒傲者見之謂之傲遜者見之謂之遜友耶因耶是

栢葉集

卷之二

十七

一是二孰辨之耶

亦山說

山中何所有有草有木有石有竹有花有雪有風有月蓋無所不有也園無山也則非無所不有亦非無所有何有乎而亦草亦木亦石亦竹亦花亦雪亦風亦月亦琴亦書亦酒亦詩亦良辰美景亦賢主嘉賓蓋無之而不亦也無之而不亦則亦無之而不有也雖然山園異名也園之所無或有爲山之所無則山非園也山之所有或爲園之所無則園非山也今也山之所有而園亦有之園之所有而山亦有之山非園也亦非非園園非山也亦非非山山也園

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曰亦山

陶貞白靈寶真靈位業圖說

言而世爲天下法言不足法非法言也自有天地以來聖
帝明王忠臣孝子其生也捍大災禦大患有大功勞於民
物其死也在帝左右正位列宿書契所載彰彰也陶貞白
所纂靈寶真靈位業圖邪正混淆薰蕕同器吾不得而知
之矣其曰太極金闕帝君左位太極土真公孔丘明晨侍
郎三天司真顏回元圃真人軒轅黃帝元帝顓頊王子帝
嚳帝舜夏禹周穆王帝堯風后其曰酆都北陰大帝左位
北帝上相秦始皇北帝太傅魏武帝西明公領北帝師周

樹葉集

卷之二

六

公南明公召公奭右位司馬華歆曹洪盧龍公曹仁賓容
苟或賓友晉宣帝漢高皇右位韋編郎莊周老聃左位河
北侯劉備韓遂鬼官北斗君周武王夫君子著書立言不
過嚴立賞罰以告天下後世曰某某者善可法也某某者
惡可戒也使大慙極凶之人有所畏懼而不敢肆若好惡
一乖貞淫紛拏人亦何憚而不爲惡耶貞白位業圖如黃
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武王周公召公孔子顏淵老聃莊子
漢高昭烈皆天下萬世所謂聖帝明王大聖大賢可師可
法者也而乃與暴君奸雄亂臣賊子雜列品位如秦政曹
瞞司馬懿華歆苟或曹洪曹仁皆天下萬世所謂暴君權

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乃與古帝先王至聖
仁賢同升天宮并列仙真信斯言也是使天下後世有盜
心者何所憚而不爲亂臣賊子耶若出奸人僞作托陶以
傳陶無罪也果是陶書則得罪名教之書也火之可也

感舊說

甲戌除夜寓長安城南輝王劉生家寒燈獨坐淚濕羊裘
者久之或曰椒杯在手可以怡情何悲乎余曰人無定情
隨感而見樂者自樂悲者愈悲太上忘情情之所鍾正在
我輩十五年前東遊長安一時訂交皆闕閱名家如晉王
謝唐韋杜舊子弟也列其姓字則有子咸蒲子挺伯李子

榭葉集

卷之二

五

奎垣王子溥其韓子鼎鉉朱子千仞朱子廣文柴子廣文
劉子正始葛子其武紳則有君德杭子子猷張子其方外
則有長年任子華隱趙子愁休和尙或尊前吐膽或花下
談劍或醉中尋真或喧裏習禪均有不可一世之思孰知
日月征邁逝者如斯昔者吾友不見一人風火飄然散去
溪山磨盡英雄山陽笛裏不得不哭殺人也

智永筆籠說
佛坐雪山四十年達磨面壁九年脇尊者身不至席爲求道也智永學佛者也居永欣寺閣上三十年惟臨法書所退筆頭置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可謂精勤矣吾聞釋氏之學不三宿桑下無着故也智永三十年學書不下閣着耶否耶移此精勤坐進佛道可成正果况西來大意不落文字千文八百本非玩物喪志卽求身後名矣釋氏門外漢智永之謂與

警驢說

康熙七年余館於恒州九月館主以警驢迎余曰道路百

榭葉集

卷之二

三

里歷陵谷涉溪橋躡我哉僕曰嘻猶不警也余問其說其僕曰物無目而有知人以轡御爲權衡聲音爲進退而以意接物之知物受制於轡御聲音而以其知解人之意故人知物意物如人意兩相習則兩相用也余曰嗟物之不可輕棄也如是哉顧人有以善用之不然雖有目則亦黔山蹄耳吾聞鳥有比翼魚有比目獸有比肩不比不能飛比之而飛不比不能游比之而游不比不能走比之而走比之而飛鳥之善用鳥也比之而游魚之善用魚也比之而走獸之善用獸也獸善用獸以成其走魚善用魚以成其游鳥善用鳥以成其飛而况人之善用夫物者耶又聞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余謂魚之以蝦爲目也其猶人之在
書則以目爲目入夜則以月爲目乎然則物之瞽而適於
用也非以目爲目也非以月爲目也非以蝦爲目也而實
以人之善用爲目也而况於人之善用夫人者耶

青門隱客朱麗澤三癖說

孟夏四月廿五日河東李生持一紙展几上有老字蕭蕭
數行閱之乃青門隱客三癖引一曰好掃地一曰好沐浴
一曰好獨卧其文淡拙古朴如隱客貌其癖瀟灑脫畧如
隱客品予以爲隱客之癖雖出性情未滿其量遂授筆書
其後曰掃有數義掃室焚香禮寒星此仙掃也竹影掃堦

榭葉集

卷之二

三

塵不動此禪掃也更有不掃一室而爲掃除掃清掃蕩掃
平電掃迅掃之說者此兵掃也而隱客曰好掃地則與古
人異矣古之人有洗心者滌慮者淨洗靈臺者有不洗面
唾者有洗足退官者又曰烏不染而黑鴟不浴而自言本
體天然潔淨也隱客曰好沐浴則與洗靈臺不浴而白者
有淺深矣大雄氏曰煩惱毒蛇藏在汝心驅盡毒蛇乃可
安眠晦菴曰未睡眼先睡心隱客曰好獨卧吾不知其能
睡心驅毒蛇否耶予與隱客密友也故於其三癖各進一
說焉

重修太白廟記

太白山雍州巨鎮也圭峰在左褒斜在右倒視敦物橫絕
我畚祀其山則於唐於宋於元於明秩其爵則曰侯曰公
曰王隱其山則有胡僧老人田游巖孫思邈孫太初諸人
咏其山則有李青蓮蘓子瞻何大復諸人其登之也始傍
溪以穿林繼攀蘿於鳥道枯槎續其斷岸石棧勾折於危
島其險也如此及登絕頂萬緣俱空日瘦月小星寒雲低
遠眺東南天山一色頽瞰北渭渺然一帶五將九嶷俱爲
培塿其高也如此群山環衛如星拱極區其形狀有敬者
側者僂而探者蹙驚倚者似龍盤者虎踞者似鳳鸞翼者

柵葉集

卷之二 記

一

堆似牛首者並時似熊耳者有鳴聲鏗鞳似石鐘者有峰
巖相等似楚山九嶷齊山七十二峰者其山形之異也如
此或阿香轟於澗底或長虹勒乎山腰或狂飈乍逝板屋
有秋葉之危或霧鎖大壑白晝有下春之冥兼以晴雨倏
忽揮霍萬狀者其氣象之變有如此至於禱應桴鼓艸木
不生積雪不解湫池文章變化陸離俗皆譁以怪說余以
爲非怪也西方之帝是謂少皞其神太白其獸白虎其埜
井鬼於卦爲兌於風爲聞闔於律爲夷則於干爲上章重
光於五行爲金金色白殺物爲權木老於火而死於金故
草木不生金壯水生故積雪不解古者五嶽視三公遇大

旱大疾夫災大曠積誠以禱求或不應太白爲秦嶽最有
禱輒應其職然極湫池之內文章變化者蓋山無草木精
華在水故耳不然漳水蝦蟇之觀龍淵玉英之說耳此則
太白山之大畧也山陰古清湫有太白行宮然歲深傾圮
歲在戊戌池陽人某等薦蕝於山獨謝靈禱感其棟摧壞
頽乃鳩集鄉人好善者各輸金重修殿廡蒼瓦楹丹堊雕
繪極其壯麗閱歷數載往來勤勞不阻於鑠金之暑折膠
之寒嗚乎可謂大功德矣於是清湫居民相與謂曰比年
神靈旣妥風雨以時池陽人之功不有所述何以勸善遂
乞言於余余嘉池陽人之樂善有成也首狀太白山大觀

柳葉集

卷之二

二

次叙修葺巔末如右庶幾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云
爾建少白山真武殿記
少白者何因太白也何因乎而少白太白支山也易有太
陽少陽太陰少陰數之對待者也故山有太室少室太華
少華有太白何可無少白也故曰因也先是順治初有道
士吳真元居太白山小閣集仰見西山奇峭攀藤登巔愛
其風景幽曠乃建上帝殿三楹嗣是鄙人某某來山中仰
見南山諸峰羅列峭拔如錦屏障空乃捫蘿梯石陟其巔
得奇峰焉似銳筆刺天松檜森鬱爰鑿石伐木寸削尺鏤

成朴寯建真武殿一楹土木其像黃金衣裳四方攜香火
遊山者遂以神事之矣戊辰夏四月丐柏言爲記時有楚
客闢而譁曰真武成道太稚何得祠郿柏曰獨不觀雲在
天水在地本無方所安有一定事真武者當求真武所
在真真武不必在上下四方深山長林而在乎人心方寸
之內也先儒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則亦箇箇人心有真武
不可像也不可像而求諸像是土木黃金之真武而非真
真武何也真真武在人心方寸之內而不在乎深山長林
土木黃金也客以柏言爲近於道也書之以勒少白山

潭谷河上堰水利碑記

代邑侯作

柵葉集

卷之二 記

三

郿本陸海之邑而水田居其少半者則以泉與河交相利
也泉之大者如槐芽龍舞柿林等泉潑繞於稻棉果蔬之
間一望落瑤田家籬落相錯竹木陰鬱有水鄉澤國之風
焉雖河有九灌溉資益僅達於傍岸砂礫之田而村落壤
墟遠至二三里曾不得沃涓滴豈吏茲土者高尚清淨不
欲以興作損臥治耶抑雍州之人世居陸土其於水利或
未講耶或泰西水法如龍尾恒升玉衡諸制尙未傳於中
土耶不佞以康熙三年承乏來郿值明年乙巳春大旱爰
步禱太白獲澍雨尺餘旣而思之天澤莫如雨地澤莫如
河故於六年丁未建議興斜谷之後斜谷旣治再擇水勢

地勢之便者務多方引浚以利民生信地之富於河可以補天之窮於雨也今年壬子賈生琬等復有潭谷河渠之請夫潭谷太白咽喉也舊設上中下三堰諸生所請上堰耳故有渠道止旁引曲通於石罅岩實之中僅給山前諸衛屯戍汲飲耳然而湛則流旱則絕不佞知其艱飲迺減騶如山上下岩壑遂得全河大勢乃屬士民告曰治潭谷水較難於諸河蓋沿渠大石如崇岡巨阜嗟哉於連嶺屬嶼之間所謂萬牛回首丘山重非盡五行之用不可治也因指畫方畧曰某石某石湏用火攻蓋石性頑冷若煉以巨火沃以寒水陰陽相薄斯魄然斷裂矣某石某石鑿以鐵撞以石扛以木輓以索邪許之聲震山谷轟然委落矣其餘鑿鑿畚鍤之用陂埧閘楛之度一一授以機宜民夫歡呼踴躍趨事後起二月中旬竣於三月中旬渠面深濶四尺北流三十里左右聚落莫不霑足焉近山諸村不得私自穿决堙遏此治潭谷河之大畧也蓋全郿境內河有九泉亦有九潭谷河治而九河之利始全九河旣開而九泉之利益溥泉與河交相利而郿無剩水矣

重修太白廟碑記

昔秦襄公剋爲諸侯居西自以爲至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厥後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作畦時於櫟陽

祠白帝漢文帝郊見渭陽武帝郊見五時其一白帝
白帝之神太白也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神太白其獸白
虎郡有太白山意白帝之神所托棲歎出雲雨濟萬民漢
唐以來秩以封爵視諸公侯祠以春秋祀世闕以西所在
山落水聚家奉而戶事不啻忠臣之敬君孝子之愛親舉
國如是不亦過乎曰大烏黃蛇金馬碧鷄無益於天下且
祠之况乎其出雲雨濟萬民耶郡西南十五里第五村舊
有太白廟歷年久楠楹三澗村民張某鳩衆庀材重葺之
經始於甲寅七月落成於戊辰五月間記於柏柏曰衣者
祠先蠶食者祠先農不忘本也太白出雲雨衣食秦人秦

桐葉集

卷之二 記

五

入肅俎豆以迓神貺勤農桑以安耕鑿此王道之原而教
化之本也宜書之以告來者

重修吾老洞廟碑

終南山有說經臺臺西八里有山曰吾老洞林泉幽勝秦
中一大洞天也上有老子廟其砌造顛末詳對山康太史
碑志明末盜起禍及山林紺殿紫宮半屬焦土丙辰吳人
章公泰來宰盩邑捐俸修葺正殿事竣勒諸豐碑住持道
人石鶴鳴復募衆繕修左右長廊十八楹金碧丹青煥然
一新工始於癸亥二月落成於甲子正月命其徒季常清
問記於柏柏曰世儒闢黃老道家者流專祀老子其義云

何曰道家師老子耳柏曰不然孔子爲天下萬世師以子
觀於老子則亦天下萬世師也孔子嘗讚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爲聖人猶未離乎人也及見老子退而歎曰其猶龍
乎蓋尊禮推服之至也道流徒以長生清虛學老子見其
一節而遺其全體也老子之道三皇五帝修身治國平天
下之道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聖人
因時變化道非有二也老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
蓬萊而修孔子用之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矣老子曰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漢高用之爲約法三章與民休息矣老
子曰聖人欲上人則以其言下之漢文用之致南越王稱

榭葉集

卷之二

六

臣矣老子曰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子房用之興劉亡秦
滅楚卒從赤松子遊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疏
用之辭位榮歸淵明用之不爲五斗折腰矣老子曰堅強
者死之徒智伯項羽剛強貪得則亡國殺身矣曹參漢之
賢相也用蓋公清靜之言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張釋之漢
之賢廷尉也卽天子之令有所反獨爲王生老人結轡於
公廷王生蓋公善言黃老者也能使名公卿尊禮如此而
况老子自三川竭而度流沙其遺波剩瀝能使後世王侯
將相用其道則身可修國可治天下可平違其道則殺身
亡國故曰孔子爲天下萬世師老子亦天下萬世師也曰

韓退之原道闢老子則又何也曰彼懼後世逃儒而歸老子清虛之道置天下君臣父子於度外也故闢之然韓之三上宰相書乞憐委曲又老子之所不爲矣况孔子之徒與

畫記

太白村有瓦殿一間制作鄙陋葢農樵合建以祀山神者也辛酉七月予避雨殿中仰觀壁間有畫墨東西各分兩圖一圖平野敞曠柳堤桑陰之餘一人椎髻短衣邪幅綦屨耦牛而耕陶陶如也一達官朝衣朝冠鞠躬立停兩車駕駟馬徒從隊而侍或執節或執旗常或捧幣帛罇壘

柳葉集

卷之二 記

七

或控馬竚視耕之人予諦觀之靜思之以意辨之曰是謂莘野聘尹一圖田家籬落雞犬一人鋤土一人投土於垣一人科頭戴笠衣敝絮跣足執杵操作旁一人高冠束帶身前頰頰輔微含笑以兩手箝展畫軸圖中一人狀如執杵者側捧玄纁二人擎香鑪二人執干旄于旄旗幢各一人馬一駟車一兩立而挽索馭馬者二人馬之鞍而齧草者三十二蹄子諦觀之靜思之以意辨之曰是謂版築舉說東壁畫一圖松峰巖嶂峰前群山巖崕回合溪水曲流溪邊老人童頭豐髭髯偉貌長衣兀坐磐石上垂綸釣魚後一人着侯王冕服肅然長揖左右車馬旌旗甲士徒旅

十倍勝版築園予諦觀之靜思之以意辨之目是謂文儼
渭水一圃山遠近大小絡繹如鳳舞如鸞翔如獅象卧檜
柏鬱鬱下有茅屋數椽一少年書生仰卧竹榻之上一童
子擁篲柴門門前流水小橋橋外騎客三人執轡甚恭子
諦觀之靜思之以意辨之曰是謂三顧茅廬西壁畫

淡園記

仲貞張先生有園一畝館余其中問園名焉余曰淡園或
曰何取於淡余曰淡之時義大矣哉子思子曰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諸葛孔明曰淡薄足以明志邵康節曰元酒味
方淡莊子曰虛靜恬淡又曰遊心於淡淡之時義大矣哉
擴而論之登高不止作粘壁枯鑽核擷袴捩尾哀呼此不
淡者之所爲也辭天位而耕箕山謝宰相而隱蒙陽棄三
公而灌園於陵却諫議而釣魚富春此淡者之所爲也淡
則心逸而日休不淡則心勞而日拙是以學道君子爲此
不爲彼

蕭氏宗圖記

八千家日中爲市而在乎山水之間市不言山水胡爲乎
山水曰垣太白也沼渭川也故曰山也水也山水之間高
士隱者之居胡爲市也曰隱者居而後爲市也幼安居遯
東而從者萬家其例也隱者誰奉天維斗蕭先生也先生

其先北海人仕秦中遂爲奉天人胡爲在郢曰避亂讀書
南山也子孫曰繁居渭水南濱四方漸移居者千餘家遂
爲市也其子孫百餘家有耕者讀者樵而牧者仕爲府尹
者有明經有茂才有登賢書者先生有後矣雖然由一人
身而百餘家不統於宗法則親者趨於疏也聚者趨於散
也宗法圖立則散者聚疏者親千百家而可爲一家千萬
人身而皆如一身且使世世子孫仰而謂曰某也耕而勤
某也讀而苦某也仕而廉某也樵牧而安分亦所以爲戒
也包季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
本家亡沒之後不得壅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柳葉集

卷之二記

九

歟

澗莊記

澗音伯

元象山西壑潛水出焉明南冢宰璫圃公之別業也登石
爲城引水爲池蓋山中菟裘云滄桑之變誠有如郁離子
所云昔之龍笙鳳笛今之蛙鳴蟲響也今爲孫季廉長人
購得之乙亥二月孫子導余入山盤桓久之以莊名請余
曰澗莊曰於義何取曰子之莊皆山也皆水也山可樵水
可釣也子年方壯可廟廊可司牧樵釣非其事也他日功
成名遂身退歸營菟裘而老焉樵於山釣於水白髮皤然

白髮皓然有涵之義命曰涵莊莊寓於涵人隱於莊一任
世間或呼爲崆峒道士或呼爲江湖散人或呼爲皎然瞿
曇將古所謂高山流水貞白之風一涵足以蔽之昔白樂
天香山九老會亦不過於佳山勝水中作風月主人也今
之涵莊有山可樵結樵社有水可釣聚釣友有田可耕借
耕朋耕朋必沮溺之流釣友必嵒嶽之儔樵社必四皓之
侶以視香山九白髮老人爲何如耶

涵其菴園記

青門子咸滿子家有一畝之園問記於予予曰古之名園
多矣如芳林金谷獨樂碎疆其中木石魚鳥必聚天下之

榭葉集

卷之二記

十

奇而子園無一焉如之何其記之也滿子曰子飲酒乎請
以酒喻吾之園酒之漭也彼之園酒之醺也醺與漭亦各
從其志而已矣是故錦繡綺紈膾金切玉醺於衣食者也
而吾漭不與焉朱輪華轂結駟連鑣醺於車馬者也而吾
漭不與焉雕墻銀帶畫棟飛甍醺於居室者也而吾漭不
與焉斷須嘔肝刻商引羽醺於文章者也而吾漭不與焉
漭則短褐菜根已耳柴轅欵段已耳竹籬茆舍質言俚詞
已耳無俟乎彼之醺也予曰子雲擬易而尚白吾子隱涵
而醞漭無以解嘲矣滿子曰不醺能醉人漭能醒人衆人
醉於醺而醒於漭吾乃醉於漭而醒於醺醒醉在我惟意

之道吾身隱於蒲之中而吾園不在蒲之外予聞而嘆曰
天下好醞酒池肉圃天下好蒲風靡俗厚蒲之時義大矣
哉請與子遊於蒲之中而書其言於園之壁

重修大典善寺大佛殿碑記

長安城南大典善寺卽晉武帝所建遵善寺也隋開皇初
有楚僧居寺譯經數百卷詔名大典善寺唐肅宗朝召終
南山惟政禪師居之文宗食蛤蚧見觀音菩薩變相問師
奏對稱旨移大內天王閣於寺中俾師居焉宋元無聞僧
明天順間有德滿禪師居此振興禪宗其後子孫衰微習
爲袈裟院子追

柳葉集

卷之二

十一

順治十三年丙申乃有雲峩禪師飛錫關中西安太守楊
公家禎迎至此剎大闡宗門西來大義稱中興焉師寂滅
四十年其徒慈休和尚演法中州新蔡縣金粟禪林西安
當道士庶好善者具書幣迎請主此剎以續雲峩一燈於
甲子仲春入刹住持西安太守董公紹孔過訪見佛殿棟
楹天人三灌倡始修葺爰捐清俸若干金爲陶梓費而一
時文武宰官諸長者咸樂輸無僿工興於戊辰季春十三
日落成於孟秋二十五日越明年己巳冬十月師西入齋
池訪予太白山房來言勒文記石之事予曰天有三光治
有三統教有三種柏也山林而僞服者若夜棹扁舟渡過

他溪未免越俎庖師曰不然請與子觀天蒼蒼萬里同
色也與子觀水灑灑九江同源也與子觀山南條北條中
條萬里東行而同祖崑崙也故教有三而天則一陽明記
月潭寺碑龍谿記三教堂報恩寺卧佛碑何所壘得王者
中天下而立必要服荒服九重譯而來或馳驅道路三十
年鐵車剛輪輳海而至始謂大一統若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一切遠賓閉關不通
無外之謂何其忍絕之耶曰柏誦法先王何知西來遺教
師曰義不二也白沙與太虛詩曰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
無言是一般故孔曰欲無言佛曰無一字既曰無言復刪

榭葉集

卷之二記

三

修六經不知其幾千萬言也其幾千萬言不過言其無言
而已既曰無一字何爲說經八萬四千其說經八萬四千
不過說其無一字而已其存心也儒曰愛人佛曰慈悲儒
曰萬物一體佛曰昆蟲草木皆有佛性其用功也儒曰戒
慎恐懼毋自欺佛曰念起卽覺以智慧劍斬斷葛藤其成
功也儒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佛曰出有入無法輪常轉
自在無邊所謂教有三種道歸一致也柏聞其說豁然有
解因並書之

歲寒齋記

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皆

聖人教天下以善處歲寒之道也天下草木多矣皆零落於歲寒而松柏獨鬱鬱含翠於霜發栗烈之際噫危矣孰知歲不寒松柏與凡草木無異惟歲寒之後一望宜春上苑昔日之青青安在耶獨松柏蒼然如故所謂風急天寒時身礪柯以多節葉菁葱而標色此松柏得志於歲寒之日也故歲寒不足以困松柏而松柏反足以傲歲寒此其氣與骨視凡草木何如而人之有氣骨者亦然華下友人爾泰韓子生今之世學古之道額其藏修之齋曰歲寒使其子門人國佃丐一言以志之余曰有心哉歲寒之爲齋也齋中何所有獨有松柏耳天下無歲寒則松柏無以自

榔葉集

卷之二記

三

見歲寒然後見松柏是苦松柏者歲寒也而養松柏者亦歲寒老松柏者歲寒也而堅松柏者亦歲寒冷落松柏者歲寒也而馨香松柏者亦歲寒歲寒之時義大矣哉伯夷遇歲寒於周者也龐德公管幼安遇歲寒於漢魏之際者也陶淵明遇歲寒於晉宋者也今爾泰復以歲寒名其齋倘所謂松柏其骨者是耶非耶

草菴記

庚戌二月初八日草菴成明日隨記之曰古之草堂多矣
惟西蜀南陽浣溪東坡爲後世樂傳余之菴雖不敢抗鏹
古人亦旣采莠於山伐木於林葺之覆之而塗墍之客遂
以草菴名焉一老榴欹菴之檐廿百竿竹森菴之左右塔
瓦爐一篋書一蒲團一逸人在菴之中逸人閒居常閉關
坐蒲團膝篋讀書晷吊古人遇屈大夫賈長沙諸葛武侯
則慷慨悲歌吞嗟留連遇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輩則景
行高節從青史遺文想見其爲人遇王右丞馮道輩則怒

榭葉集

卷之二記

西

目拋書唾罵繼之已而撥火瓦爐焚柏子香酌酒山瓢中
彈無譜琴一曲兩曲琴罷徒倚竹榴之下倩月入吟約風
赴嘲星烟雲鳥悉加月且倦則筇笠芒鞋緩步柴門倚杖
柳陰對農談耕逢漁說釣雲臺烟閣非逸人事則絕口未
嘗道及日暮掩關則焚香謝曰皇天后土借我無用人一
席地葺茲斗室得容兩膝何其仁耶客有過我者動以美
詞嘉之或曰子雲居耶或曰諸葛廬耶或曰子美亭耶東
坡堂耶余曰否謹謝客古今不相及山川不相連架數椽
以托足資把茅以蓋頭非西蜀子雲之居也非南陽諸葛
之廬也非浣溪子美之屋東坡居士之堂而白山逸

菴也

太白山人

集卷之二下

太白山人李

柏雪木著

傳

明漢中府瑞王夫人劉妃傳

野史氏曰娥英以上無論已夏典塗山后緝殷啓簡狄周姜嫫嫫之後則有太姪太妣邑姜八百年王道風化肇造門內故周禮天官大冢宰王之宮內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統于中宮一皇后非幽貞賢淑才德寬弘足敵天子者不足正位坤宮也東周以降漢雉唐壘女中曹恭卽長孫皇后惟德過於才宋多賢后高太后爲最

梅葉集

卷之二傳

一

著垂廉八年裁抑外家罷煖寧青苗保甲諸法進用群賢如司馬光富弼文彥博韓琦程蘇諸人神宗退之太后用之盡革弊政不惟有貞順之德且具剛果之才故有女中堯舜之稱先朝明德馬后德爲帝配才裕王佐故徽音垂後終明之世不聞牝鷄卽藩邸王妃亦皆淑慎之選如瑞府劉妃蓋貞順而剛果者也王在潛邸當婚神宗以妃良家子也備六禮聘爲王妃王賢而痴性好佛不近女色妃亦賦性貞潔居王宮數十年處子也及王就藩國朝夕禮佛口喃喃念梵貝經書如沙門比丘時坐蒲團儼然空山枯禪一切藩政罔聞知也妃剛斷明決親閱書奏大小

政務妃總攬處分咸中規則卽馭闈入宮妾嚴肅清慎
有條格一黠閹欲求某宮人爲配上書白妃妃大怒卽召
母弟劉某與諸官吏促草書上之閹懼逃亡沔邑妃設計
擒斬之其交通宮人以不首賜死餓殺漢國遠近聞之皆
服其智勇以妃之德求諸上古則嗣徽姪妣求諸近代則
彷彿高馬惜乎其處陽九百六之運國亡家破間闕出奔
而妃之才未得究竟也癸甲之變聞有總兵趙錫子者脅
王入蜀妃亦隨之王遇害妃投江水死癸酉予在黃沙遇
范姓者其父燕京人隨王入漢爲予言妃投江後蜀賊滅
妃之神付人曰我瑞王妃也上帝憐我貞烈命我爲江神

柳葉集

卷之二

二

其立廟祠我

關西三貞女傳

夫高士亮純白之操烈女凜貞潔之志此水天雪海似一
清冷自今者然聞其風可以廉頑而立懦易曰女子貞不
字事夫乃字未聞終身不字者也然北宮嬰兒子徹環瑱
養父母終身不嫁矣古人有之後世則不然列女傳所稱
洪武以後石季女陳烈女張義姑潘聖姑三十餘人皆未
嫁夫婿烈處子也然史書傳聞或多貴耳近得關西三貞
女則見而知之劉氏華州大張里人父大器母陳氏女三
歲父劫母年二十有四守節女十二母病日夜號泣禱神

誓曰願終身茹蔬不嫁母病愈勤勞紡績煤爇至輒憤欲
自經薄田三畝陋屋三間與兩兄三分之無何兄嫂俱亡
遺子皆幼女事母撫孤母年八十終三孤亦各成立而女
亦享年九十有奇女死有司上其事於朝建祠墓列女史
矣甲子三月華州楊時若訪予太白山麓予詢劉氏事時
若曰華川烈女與劉同時更有一人則明萬曆庚辰探花
王庭撰裔孫庠生王通儒妹許聘庠生黃元炳男未嫁元
炳子被流寇擄去影響斷絕及笄或有勸其別適者女泣
曰我之不獲與黃郎偕老命也黃郎不返舅姑無子我其
子也願歸黃門通儒知其志堅聽歸於黃卸去鉛華竭力

榭葉集

卷之二 傳

三

織紉事舅姑以壽終氏年四十物之日異香滿室野史氏
聞而歎曰難矣哉天無二日臣無二主此古孤貞之士委
質舊君則然非所論於輔遺腹朝委裘者也王氏未見夫
子事舅姑終身不二此其事又非輔遺腹朝委裘之可比
矣物之日異香蒸蒸日上之所以不死夫人乎因歌詩二章
其詞曰貞日月靜乾坤乾坤不壞日月不昏夫人道尊巍
巍太華滾滾黃河竭山崩如夫人何矣西夏余客漢中
之洋縣庠生李某女許聘邑人楊某男某未嫁而某子亡
女聞訃晝夜哭不食欲自經以殉父母嚴護之不獲死請
於父母入某家哭其壻卽持服執子婦禮事舅姑誓以終

身慙大夫南宮鄒公旌其門曰冰姿玉骨余過楊氏陋菴
見寂寂數椽蕭然窘也女不爲窘乃甘心荆布操作誓死
不改野史氏曰古之烈者多矣或有夫中道夭如夏侯令
女節以恩也或有子冀其成立如章綸母金撫側室兒成
進士節以子也或家豐饒如巴寡婦清節以財也三女無
夫無子而家貧甚顧冰雪其操金石其志其女中鐵丈夫
乎嗚呼難矣使生爲男子則與古之存趙孤報韓仇秉漢
節死宋事者可伯仲也傳三貞女所以愧天下後世爲人
臣而忘君事仇者

趙鵠媪傳

檉葉集

卷之二 傳

四

鵠媪者何愁趙母也愁趙母而書以鵠何媪之節似鵠也
媪旣節矣其似鵠何魯國陶門寡婦嬰魯歌黃鵠也其歌
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隨衆翔寡婦
念此兮泣下數行烏乎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魯人聞之不
復求嬰嬰之節媪之節也故曰鵠媪也媪二曲歡樂里人
幼端嚴凝重其歸趙氏文吾也媪笄而趙未冠進飲食案
齊肴也數年舉一子卽自勵也一子在姪而趙忽逝彌月
誕矣媪撫二孤泣曰吾不獲從良人地下遊者爲趙氏兩
塊肉耳於是朝督僕耕暮督婢織身操作紡績勞如也自
勵鬻鬻矣命就傳嘗以紡誦燈火佐讀弗懈也自勵弱冠

有遺志棄諸生業結客少年塲中鼓琴彈劍歌詩家雖貧
未嘗口呬嚙而足趨趨故門多長者車轍媪年八十七殂
矣迹其高行當從古婦女烈者等也雖然古婦女烈者有
矣世或清乎也家或饒財也子或朱衣也媪之節自少而
老世兵火家清苦子貧且賤筆洞生曰窮簷蕙戶中未嘗
無割股之子截耳之妻而家無青蚨嗣非紫衣遂令千古
節義掩於塵土蓋傷之也巴寡婦清家有丹穴貲與陶猗
卓程等饒始皇爲立女懷清臺此以財衛節者也章綸母
金訶詩言志名垂女史然綸正統進士官至侍郎此以貴
彰節者也悲夫媪之家貧而子又賤始終茹荼一節老死
湮沒者比比然也悲夫

康孝子焦烈婦傳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舜使契教以人倫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此所謂天經地義也先王往矣後世彙
倫攸斁臣弑君子弑父妻妾乘夫闖墻操戈面朋面友而
背相傾者何多也然乾坤淑氣間鍾草澤若有誰康茂才
夫婦則可謂人倫關西者也茂才名呂賦字乾因民部繼
山先生之季子生而孝友性成年三四歲卽知承父母歡

感爲喜懼依膝下不逐群兒戲兩兄或攜之出持衣從隨
行無褻語情容或遺之棗栗菴榛必擇其嘉者奉親及兄
而後噉其餘九歲民部公捐館從兩兄居苦塊面枯髮槁
失童子顏服除每於春秋霜露哀容沮喪益悽愴不能爲
懷見父之茶竈筆床琴劍杖屐輒痛哭失聲或終日不食
事寡母禮如內則母憐其少孤每令同食飲公先噉家人
常食數盞恐分母饌弗克也旣受室抱子猶孺慕如嬰兒
日夕侍母榻爲展衾裯恐母有問侍坐良久母令去闔其
寢門曰兒去矣乃默立限外候睡熟乃去鷄未鳴復至寢
門外立俟母覺乃啓扉問安母曰天寒起太早應曰天已
明矣洎母疾待湯藥五十日吞泣不解帶母歿三日粒米
不入口墨面骨立如居父喪時斷葷茹素三年民部公世
稱清白吏伯兄呂賜好古篤學不治家人產生計蕭條無
以塋公出母所遺已釵釧環瑱易百金伐石治宅兆塋如
禮嗣是家益落祀先不能供籩簞公太息曰有薄田二百
畝艱於祭情也乃率亞旅勤耕耘採黍稷之早熟者以爲
粢盛薦新四時祭如儀康氏之鬼不餒矣姊早寡有子女
二人誓爲良人養姑撫孤弗嫁也以貴家女貧而節艱於日
用公與兄事寡姊禮降事母僅一等耳其周旋門戶衣食
又餘事矣以故姊以節壽終而公之事兄禮降事父一等

耳而兄之視公嚴而慈愛而有禮一體連枝三十餘年曾
不聞一言稍涉乖戾也難矣哉初娶同邑張氏繼娶二曲
焦氏焦四世乞榜詩禮家氏年十五歸公相敬如賓及公
疾焦以簪珥延醫侍湯藥四十日未交曉疾劇嘗以身殉
公物焦哭便絕絕而復蘇者數矣家人知其必殉防之嚴
焦故爲不死狀復事膏沐家人信之疎其防焦乘間縊死
死後五七日面渥丹如生也其安貞之德固處方外之應
與嘗讀李北地祥符烈女傳所載魏相妻萬氏相死萬縊
死蓋年廿一也焦之死也年亦二十一其聞祥符烈女之
風而興起者耶抑生而性成者耶孔子以殺身成仁爲美

魯子以大節不奪爲君子孟子以獨行其道爲丈夫男子
讀書至此以義氣自許者多矣及大故當前主辱而臣不
死且夜抱琵琶過他船矣若焦氏者豈非閨門君子女中
丈夫哉吾聞康氏自對山太史以來諸姑伯姊姪娣無再
嫁者今又得焦尙所謂方以類聚者耶

野史氏白山李柏曰人生五倫之內春秋以來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缺限者何多也若康季子乾因公爲子則
孝爲弟則悌爲夫則刑於寡妻移此道以事君則蹇蹇玉
臣無疑也世有朝爲君臣而暮爲仇讐者不惟愧於丈夫
且有愧於焦氏女子矣

荀節婦傳

節婦咸寧荀聞庭女也生有異質甫三齡其嬉戲不受絲線花艸而好弄小石其父見之每日石者貞介樸素之物女獨愛之吾恐他日孤孀難免矣年十五爲盧家婦未一年盧生死遺三月腹誕男氏抱孤泣曰吾不從良人於地下者以此自誓撫孤事舅姑不更嫁年二十五死闕西能言之士咸爲賦序詩歌弔之

書奇孝格天傳後

孝不可以奇言奇者何志變也孝庸行也庸行而出於變命也遇變而命復全天也當其鞭挐拷掠旣魚肉之復挫

櫛葉集

卷之二傳

八

抑之俾不得伸則人之權重而天之權輕也旣而由於萬難無可奈何之中不惟得以伸吾志且全吾命則天之權重而人之權去矣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一也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常也至不得已而時窮勢困委身濟國則忠臣烈士之各起焉與夫爲子不得全天倫之樂於膝下而事處其變同於刺客豪暴之行委厥身命屠驅龍於不測之淵此人生之大不幸也人殺其父而子不報是無父也報之其勢赫赫熱炙手也可奈何母寧入虎口而食其肝雖死甘心也河間孝子李世傑報父仇擒總管趙福於數百人中挾之墓門碎其首自詣有司抵罪事移秋官乃福之

內親狂狷在牢虎豹守戶猥獠磨牙窮奇朶頤世傑萬無
生理矣乃囹圄寬滯致天變其災荒爰書從寬配流岐鳳
此與憲宗元和六年富平察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
罪議從減死配流循州事同可謂古今兩奇季子矣然趙
烈婦以女子而殺人報父仇賊男子抑又過之

張烈婦傳

烈婦渭南隱村郭許里人張某之女年十七歸於王仁寔
之次子某僅三年某夭死氏無出欲以身殉伯兄命其嫂
防護周密氏故爲不戚容托歸寧父母實生別也復歸家
與所抱兒子眠一榻子熟寢氏自殺子覺急呼生母趨救

柳葉集

卷之二傳

九

之氏頸血淋漓未殊死見嫂來救卽以手絕脰而死乙亥
二月孫孝廉長人言氏殉夫狀余問其父家蕭然窮也夫
家亦蕭然窮也蓋閭閻緣窻貧女目未觀詩書耳未聞旌
表乃率其貞剛之性而能殉夫可謂烈矣時同閭又有劉
氏孫錫光妻也年二十錫光死遺孤三氏泣曰我所不從
地下者以有藐諸孤家赤貧父母勸之別適氏以一天絕
之勤紡績以養諸孤衣裙藍樓糠覈充飢十指破裂哭眼
矇矓三十年如一日也予昔聞華川王烈女劉烈女皆未
嫁處子終身可謂奇矣又聞張烈之烈一殉夫殺身一苦
節白頭其聞王劉之風而興起者乎抑各行其志耶世之

男子立人之朝朝爲君臣而暮事異姓者抑獨何心耶

杜義繼母李媪傳

甲寅六月余如岐陽道經杜生闔賢家憇余

蜀

將軍闔子

祠祠距生家半百武也日夕雷雨大作生携酒脯踈足淖

中余忸怩生曰母命也余曰賢哉秀有蔡生曰繼母耳余

聞之愕然曰人間姥盡母也而形管所計何落落也其有

傳者如孟之斷機陶之剪髮柳之丸熊歐之畫荻生母也

他如令伯之相依爲命玄晏之三牲不歡祖母也叔母也

而非繼母也至如繼母能使伯奇化烏矣能使子騫服蘆

矣能使王祥求魚矣賢則未聞也亦有賢者如隨子遊學

榭葉集

卷之二 傳

十

以成其名如己子抵罪以生前子可謂賢矣於古有之今未聞也若杜生者可謂有母矣蔡生曰媪名家子年十六歸杜翁年三十杜翁捐館舍媪盛年有容且賢富貴家多求之族人亦有欲奪其志者媪以死拒躬績紡佐杜生讀數十年如一日也杜生旣成名矣媪可無傳乎余隨因蔡生之言爲媪傳以俟後之續列女者

甲寅六月余如岐陽道經杜生闔賢家憇余

蜀

將軍闔子

祠祠距生家半百武也日夕雷雨大作生携酒脯踈足淖

蜀

將軍闔子

中余忸怩生曰母命也余曰賢哉秀有蔡生曰繼母耳余

蜀

將軍闔子

聞之愕然曰人間姥盡母也而形管所計何落落也其有

蜀

將軍闔子

傳者如孟之斷機陶之剪髮柳之丸熊歐之畫荻生母也

蜀

將軍闔子

仲貞張公淡園跋

園以淡名何淡乎而味淡也味何淡乎而人淡也人何淡乎而心淡也故古之儒者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淡何以能樂也躬耕力學歌出金石非淡何以能歌也蓬蓽蕭然屢空宴如非淡何以能宴如也行無不得全無所着非淡何以能不著也淡之風清淡之韻高淡之用簡淡之致閒淡之情靜淡之氣穆淡之思定淡之操嚴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則不佞廉則不貪嚴則不濫定則不擾穆則不浮靜則不躁閒則不勞簡則不煩高則不俗清則不污不汚不俗得淡之品不煩不勞得淡之性不躁不浮得淡之養不擾不濫得淡之體不貪不佞得淡之神蓋神淡則無往不淡也萬物一淡景也萬世一淡時也天下一淡局也淡之德至矣吾安知天下之至淡其中有不淡者乎吾安知天下之不淡其中有至淡者乎故知淡味者遂以淡爲號卽以淡爲園也以淡爲園其亦古之以淡爲庵者耶

榭葉集

卷之二 跋

一

跋蕉窗墨戰後

古今學書者則以漢魏晉唐宋八名書爲法予生平多在山中希靚法書却好書然山中有聲聲共我聞聞非法也亦非非法故聞獅吼虎哮龍吟鹿鳴猿啼鳥語蟲響法其

猛烈蹈厲悠揚宛轉之致焉聞轟雷狂飈驟雨瀑布海潮
江濤崩崖裂石折木蕩葉松風瓦甍法其雄壯迅駛險怪
激切之致焉山中有色色共我見見非法也亦非非法故
見鳳舞鸞翔鷹擊鵬拏檣杪之苑鬪火兔之齧鐵法其飄
飄回旋駿快剛勁之致焉見翡翠孔雀豹斑彪彪草木之
華日月之光星斗之文雲霞之彩溪水之漣漪峭壁之烟
嵐古木之劒戟杈桺怪石之奇詭獐狝法其文章錯落往
來循環變化氤氳離合穿插之致焉故予之書多以山爲
骨水爲肉點畫勾畧率倂強錯戾而於漢唐以來書法一
無似也

櫛葉集

卷之二

二

回春圖跋

一片焦墨圖獐狝二十鬼或牽虎或臂鷹或騎馬或持兵
仗前獵後一鬼手擎梅枝愚謂梅陽之發也鬼陰之聚也
群陰極而一陽復生其消其長造化成焉爲此圖者其有
密抑潛扶之思乎

重刻於陵子跋

八行之七曰廉廉之品水梭玉角居之者色腊體踞匪豎
鐵脊弗安也仲子之廉安之也孟子曰惡能廉關之也吾
謂仲子不可謂不廉也陳氏以陰謀奪姜拘齊國而渾噉
之不義也仲子耻之托於隱避不義也辭相清操也辟纒

苦節也仲子廉士妻亦廉女也孟子胡爲闢之也昔七雄
闢而王道闕齊大國也孟子尙欲倚以安天下世家貴戚
肥遯焉固也故闢之經生謂之矯廉非也趙威后律仲子
以可殺過也岐陽表永叔靜者也重刻於陵子十二篇傳
廉也自五帝鑿民心凡假仁襲義盜而國者悉貪婪也仲
子不受種瓠術廉也至夢拔句氏葵而晝遺其宜廉之至
也於陵子重刻宜欲揭北溟波浣東陵穢也

榭葉集卷之二終

榭葉集

卷之二 跋

三

苦節也仲子廉士妻亦廉女也孟子胡爲闢之也昔七雄
闢而王道闕齊大國也孟子尙欲倚以安天下世家貴戚
肥遯焉固也故闢之經生謂之矯廉非也趙威后律仲子
以可殺過也岐陽表永叔靜者也重刻於陵子十二篇傳
廉也自五帝鑿民心凡假仁襲義盜而國者悉貪婪也仲
子不受種瓠術廉也至夢拔句氏葵而晝遺其宜廉之至
也於陵子重刻宜欲揭北溟波浣東陵穢也



